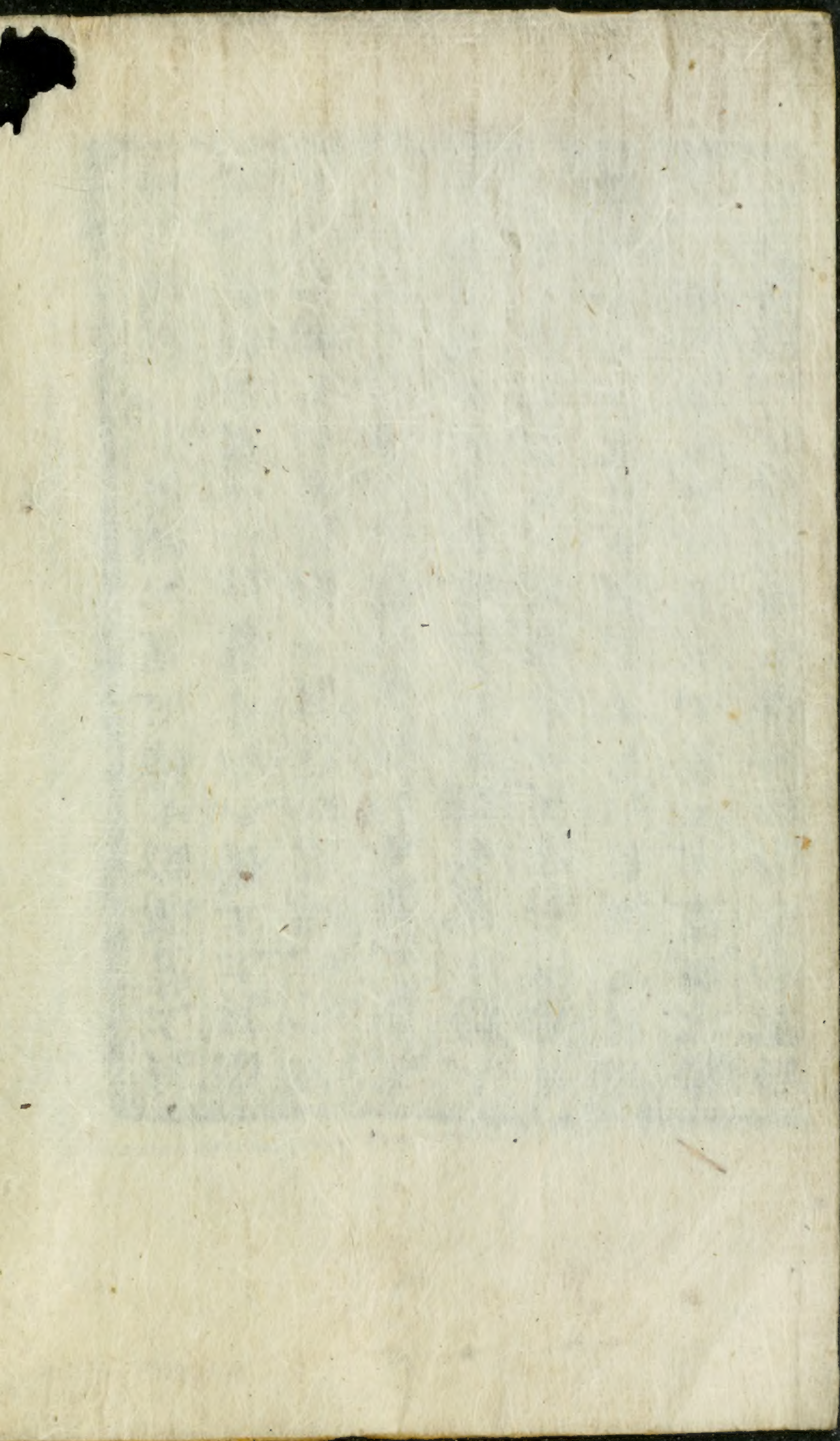
說 銘 頌 祭文

哀詞 雜著 記竹四 立墓文四

記言別集 卷之四



共廿一



記言別集卷之十一

說

鄭君兄弟字說

鄭東益兄弟請字吾應之曰諾吾幸而與子之先君深相知子之先君爲子之兄弟築書室使我爲之文以勉之我諾而未就嗟乎子之先君已下世今子之兄弟能不墜先人之訓良賢也子之兄弟長曰東益次曰東稷次曰東卨次曰東龜次曰東龍子之先君命名皆慕古人之賢吾窮其意字之益曰伯虞稷曰文翁卨曰玄叟

龍曰言叔益之烈稷之文禹之德龍之賢皆可法於百代勉之此子之先君嘗敎諭我使之勉子之志也嗟乎噫也前年不幸殀死獨不及於此徒使我潸然出涕

李君字說

李君鼎慶請字穆曰亨仲可乎李君曰請問其義何居曰僕嘗讀易而得之鼎之彖曰鼎元亨鼎重器也聖人亨飪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鼎上爲下巽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鼎之義大矣然有戒焉其九二

鼎排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言雖有才業超
向威不愼亦陷於非義其道不克元亨故聖人
故戒之請以此勉之可乎李君曰諾敬受命遂
書之以為李君字說

權君聖中字說

少年生權聖中心悅古人之學請字於老人老
人曰中者天下之正道中無定體隨時隨處而
存焉此孟子所謂孔子之時者也德莫善於中
中莫善於時故字之曰子時勉之勉之甲寅八
月望後三日台嶺八十老人書

地陷說

戊寅春丹陽長林驛地陷始其聲殷殷若雷鳴聲在地中俄而大陷窺之若大窖水瀰其中以索量其深從地上及水面五丈其水中無底際其地土石相間為白黃色盖土之積也浮疏不密遇死氣則陷然有妖火乘旺則火生土而妖固發灾土反不得其平而生物不得其養於是首畜殃敗又旱乾地陷地震易坤為地為母為柄柄者生物之權也凡地之灾應之盖東方之人傳吸火之術其氣内耗其俗驚訛其病欝爆

多妖札其術出於南方之夷

得石刀說

歸化有一田父被雨過田畔見田中光怪如電就視之得一石刀其長古尺二尺有咫其半爲鞘兩出刃削其半若竹節上節下節四出角可以握固古肅愼東北出石砮其利入鐵國人取之先祭鬼神周武王時肅愼氏貢石砮魏景元末晉元成間石晉時皆貢石砮楛矢肅愼挹婁氏之別名其國在不咸山北今北邉野人界之地至今漣朔間往往耕田得石砮近挹婁南境此

皆肅愼石砮之遺也

銘

傴僂庵銘并序

皤叟居鹿峯下爲屋卑陋又頹圮柱壞而楣倚墻圮牖下使人伏而入不能立常坐臥立則俯躬叟猶安樂之鄕父老爲之諺曰屋之扉頎頎者之病也俯僂足恭耶曲如磬也叟聞之笑之曰吾自樂此何病之爲遂名其屋曰傴僂庵傴僂者病名俯而不能仰取而自戱亦識叟拙於搆巢而甘見笑也因銘其壁曰

槖駞之穹其背耶禾實之垂其顚耶屋之高不及頂使我傴而息傴而煦亦潭潭者奚以爲

石鼎銘

石之斲其砮其硜鼎之刳以飪以烹君子則之以守其正以凝其壽命

洞簫銘

泯而廣發揚而盪其反洋洋於汝戒其荒

酒壺銘

欲敗度縱敗禮麯蘖戕生戒之哉

杖銘

杖兮杖兮可以遊可以休可以逍遙而謳

石麓銘

積石者成山積善者成德

又銘

拳石之多山氣之積草木之植

頌

靈雨頌

上之元年自三月至五月不雨天大旱於是瞽巫禜遍祭羣望山川不應　上憂之迺親禱社稷奠瘞孔修是日天大雨方數千里麥大熟農

事大遂黎民大悅謂之 聖王雨臣穆作頌其

頌曰

靈雨祈祈澤我甫田昭昭明賜錫我康年
農畝驛驛豐年穰穰於 皇濬哲萬壽無疆
靈雨其滂滋我黍麥豐年穰穰厚我稼穡
多黍多稌高廩萬億於皇濬哲萬壽無極
風雨以時稌黍穰穰貽我豐年富樂且康濬哲
於皇萬壽無疆

靈雨五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贊兼成均館祭酒臣

穆拜手稽首 獻頌

時仲夏之月下弦庚辰

今年兩西畿內大旱賴此雨又後月大雨山峽之田小豐東界嶺南江海間湖西南大收稱頌 聖德云

梅頌 甲寅新元雪夕石戶老農

其樹轇而古其花郁而潔其氣遠而彌長噫噫君子之表君子之操君子之德闇然日章

記言別集卷之十一終

記言別集卷之十二

祭文

祭完平李相國文 乙亥

嗚呼間氣不常有異人不世出盖列星之精山岳之淑氣感天地之和於是有魁傑之才千百載而乃一出焉亦必出於極治極亂之際而天固命之以一世之責以寓其用故其在平常無事之時事業固守經循常未始特異於衆人而及乎遇世變任大責然後豐功偉績燀爀於一世有以懷神人感天地者譬之江河若奔流滔

滔不極涯涘及至衝波之津激流之涯然後震
蕩丘陵瀄汩排空魚龍噴薄雲霓晦昧始覩水
力之所極慌惚神恠不可端倪嗚呼相國純明
至正之氣剛方峻潔之操豪邁拔衆之才英特
敏達之識信所謂列星之精山岳之淑氣感天
地之和有魁傑之才千百載而乃一出者也其
在韋布未得試用修潔自守礪行而已方國家
無事仕且未貴顯奉公守官盡職而已行事固
若尋常而衆人亦莫之甚奇也及世亂而見節
義位高而光德業昭乎簡冊勒乎彝鼎如歷仕

三朝出入將相身佩一世之安危功業侔於兒
神聲名動於區外人無賢愚遠邇至於樵童巷
婦亦莫不咨嗟相國之德盖德惠施於百姓如
陽春之和時雨之潤不家喻戶說而莫不心悅
誠服誅斥行於小人如秋霜之嚴烈日之光以
明國人之所共怒雖加殛僇莫之敢怨恨或涕
泣仰其仁當兵革之際社稷幾亡生民塗炭盡
悴驅馳勞於四方以佐中興之業忠義著於天
下功德被於草木邦人生祭而報之光海無道
彝倫斁絶壞亂極矣諫而不去擯逐而無怨慍

獨精誠感時雨潤及枯涸古人所謂人無所不至而天不可以容僞者也逮至王業新撥亂四方危疑起自廢亦坐廟堂不動聲色使人心翕然大定允決大疑處大難辭氣雍容誠意感人方朋黨睽乖之際雖甚狠戾娼嫉者亦莫敢間一辭惟恐不遜於前雖或竊議於私室其與衆人則儼然自掩恐其得罪於四方後世自朝廷士大夫至於閭巷韋布皆仰之若泰山北斗巍巍卓絶固非庸衆人所可窺議測度者也嗚呼人紀有所賴而不墜 宗社有所倚而不傾君

子有所仰而矜式小人有所懼而不肆者今予
已矣將下民無祿天奪耆老耶抑厭世之溷濁
潔己而逝耶乃一往一來與化歸盡正正堂堂
之志竟泯泯而無餘耶昭明焄蒿寓於蒼蒼者
聚以為星辰以復其精耶散以為甘露時雨以
澤萬物耶嗚呼功施於社稷德被於生民犖犖
在人耳目者固四方之所欽風而卷舒隨時夷
險不貳進則盡節而忘軀退則嚚嚚於畎畝視
軒冕如浮雲清風礪俗可以為百世之師者今
不得復有於世矣愚陋無狀猥蒙推與承教甚

厚嘉言在耳不敢怠惰惟思服膺勿失庶幾毋
負於敎育之恩而亦不敢忘平生敬事之心也
嗚呼哀哉

祭曉覺文

嗚呼穆遭喪在遼西時吾子去黃澗適海上其
後穆又因亂失所飄泊嶺南流離中交遊隔絕
峽俗鄙野無聊鬱悒無所自得又誰可與語心
開叙由嶺表抵湖海幾千里自初別時至今又
幾十年無路一聚合叙離別問舊學以資長益
穆憂哀衰多病日甚加以辛苦遠客顦[illegible]耇亦

髮復蒼蒼蒼漸白聊以卜吾子衰顏白髮又非疇昔之容矣頃年挺而以旌節出嶺表得相見具言吾予德盍邵貌盍睟氣力且復康強無恙仍遂及戲劇而相笑輒復稱歎心竊謂神明扶佑君子幸使後生少年有所御而矜式士大夫之嗜古悅善者有所從而問德穆亦頹落未甚幸得更承覲警庶幾惕省於晚途豈料人事遷忽至此嗚呼慟矣前秋得息書眷眷是遠別之情末復云年迫衰暮前患脹症漸痼根不相見終此世矣季冬間見挺而書云韓城丈得痁病

久而藥物無所效既憂之仍復眷戀其流落閒
事嗟乎遠地人事不相及雖有憂患疾病無路
省問徒相憶渺然增令人苦心至今年正月之
初訃音傳自從兄所聞其月日喪在前月而訃
至於逾月之後又可悲也西向痛哭拊心切怛
前秋一書手墨宛然至今如相對為永訣嗚呼
慟矣亂離十年之間人事遷易壯者衰衰者老
或無病者死而其病者加痼是固物理之當然
而竊疑之賢者之生固異於衆人而卒令埋沒
與衆人隨盡何也此天道之所不可知者也嗚

呼慟矣聞間和粹之容忠懇偲切之訓旣無所從而聞覩而吾儕之所推宗而敬之者無其人嗚呼慟矣

祭張旅軒文

崇禎十有一年歲次戊寅二月朔乙未十七日辛亥陽川許穆謹燒香酹酒而哭于旅軒張先生靈筵嗚呼人物之生莫非天地之所鍾育而氣有淸濁粹駁之不同而賢不肖繫焉時之治亂道之否泰繫焉國家治平百年和氣大發於成中仁明之間羣賢輩出相與講明斯道而聖

人之教燦然休明於邈隔絶域盖自箕子以來
歷千萬年而復盛於此矣嗚呼叔季以降禍亂
相尋民物之所以相安而樂生者又乖悖泯絶
而人之道至此可謂極亂矣雖聖人承之其扶
危敗壞之不可扶持則伊昔治平之和氣索然
消衰已盡於是君子道消又從而殄亡矣嗚呼
時盖繫乎人耶抑人繫乎時耶先生以治世之
粹氣挺生於南服蔚然爲大儒而旣不得行吾
所學於一時則寧卷而懷之道足以行吾身而
樂之雖嘗膺聘於昭代又浠不暇而去則其樂

固不改矣嗚呼當危亂否極之際德恵不能施於四方而使堯舜君民之志竟殉身而發則天耶蓋道見則見道隱則隱道長則與道消則亡於先生固無憾於天地矣其嵩高高之德深厚之學簡約之言固非後生淺學所能窺議測度者也其可以出則出可以隱則隱視富貴如浮雲囂囂於畎畝之間爵祿不入於心雖千駟萬鍾不以易其介其道無他此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萬物之所以並育堯舜得之以為君伊傅得之以為臣孔子得之以時中伯夷夷逸柳下

恵得之以逸者也此聖人賢人之所以生而負
一世蒼生之望沒而可師於百世而不疑者也
嗚呼吾道方窮又失耆老人心由此而益昏世
道由此而益亂而殆無復可為則天之將使斯
人竟貿貿泯泯而已耶嗚呼哀哉

又 代從兄作

嗚呼厚於三十時遊嶺表因得謁於先生覩君
子之儀聞君子之論知君子之德至今餘數十
年自慙不敏懵陋猶初而其慕德欽風又曷嘗
一念忘于懷也其間世變無窮人事艱難會亂遂

窮隅每自恨山川阻遠莫遂願學之心頃年數
書開誨蓋令人向德無窮及玆忝叨遺化之地
不自念蹤跡之愧耻徒私自幸賢者所過餘教
在今足使後人觀感而知勸路出關洛又近君
子之鄉唯思一晉門下親承提誨慶副夙昔之
願豈意中途遽承凶訃幽明永隔此生無復考
疑而問德迷道窮年竟倀倀而終也微言圯絶
吾道已矣通天之學貫古之識深厚之德既不
得復有於此世則天之方喪斯文終不慭遺者
老耶抑吾道既否先生與天地俱閉耶此路幽

眛然失依歸既爲斯世而悲爲斯民而悲而又自爲洪悲愈無窮也嗚呼慟矣

謁檜原文穆廟文

恭惟先生高明之學純粹之德其可見於言爲動作者溫而栗簡而詳恭而祭使人人同得其仁而各學其所近如和者得其溫直者得其栗清者得其簡既道大德盛人得一段而咸足其量風雨霜露無非天地之至教而萬物洽被各遂其生成此先生之學至大而備至簡而約殆後賢後學所不可及者穆初從學先生於泗上

後薆先生於新安今遭亂遠來至南海上謁先生之廟始既得其所依歸而從之卒而喪其所依歸而哭之至今數十年追其所依歸而慕之其心如一日瞻禮廟宇肅然如在而不敢怠惰顧以末學孤陋無所發明日讀遺篇頗欲竭力從之殆至白首而不渝

祭宗兄汝晦文

嗚呼吾兄修潔之行特立之操有可以廉頑而礪俗見於言行而焯焯者人皆見而慕之固不待知者知之穆以卑陋自從吾兄得於觀感而

效德者又何可一二言也曩時亂離經年嶺海千里顛沛艱難未嘗一日離而盖知吾兄持守之嚴踐履之方截然有防雖欲企及而不可能也穆自就食南中相別隔遠常自語幸未老更承規誨警起惛惰庶不迷途於晚年豈料人事奄忽長遠而至於斯耶慕義平生存亡永隔悵悵於世知己者盖以年前數書枉問盖致眷念於覊旅之難而日月未久遽聞凶訃嗚呼人情將死之感字字爲永訣之語也天涯戀戀之思終作死別尤可悲也嗚呼自古賢者恒不遇而

或不得其壽爲惡者受福而積行者埋沒不知天道竟何如也穉兒托育孤苦無依萬事零丁得至成長命也亂離相依親戚數家如今十年之間喪亡殆盡哭而之外相對叙患難者無幾人生忽忽如夢如幻增使吾心尤茫然而悲也嗚呼哀哉

祭韓君玉奎文瑞文

維歲次壬辰二月二十五日丁卯陽川許穆燒香酹酒哭于韓君几筵嗚呼吾於世落落少知其相愛如君者幾人又不幸有殀折者如此哉

吾衰老竊悲後死者良苦君愛我厚信我深吾無一報其意君死而不能永訣葬而不能臨穴徒拊心長慟慙負幽明稚兒子子無所號其飢寒疾痛其死其生在天者難諶不知天道如何也嗚呼人死而觀其哭吊其人賢不賢可知今君死而凡知君者莫不出涕咸以為為化者毋相負也自殮至葬猶恐其不盡於禮也善乎人之不背友如此君亦取友如此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太學上舍九十僉知李慎靈筵文 庚戌春

人生多歎良善難人事促擾閒暇難人命夭折
極壽難翁謙厚樂易與物無忤恬淡無事樂丘
原不求不競彌年壽考安且順簡而平以此好
德以此康寧以此盡年上古之世天下熙熙民
樂壽域者此也今焉已矣古人古事今不可復
見我亦從此長逝同歸造化酹酒長辭哭之盡
而人之事畢矣嗚呼其有相感之氣發揚昭明
薰蒿悽愴者有知耶

宗化祠文

識貫千古學通天人　銘言學博　修身以道修道

以仁言所修恒以一德謙以守身言所得不諂
不辱君子之事二句重言行事以嘆羨之窮且
益堅君子之志

右河謙老宗化祠宇享祀文凡五句四十字

吾友好古嗜學[illegible]義相知最深相信如古人
令斯人已亡長[illegible]者不可[illegible]老人後死慕之
亦如古人聞諸生立祠以俎豆之作血食文
以詔後世宗化安[illegible]東里餘文巖北去墳墓一里上流二十里德川
上之四年孟冬小雪前二日甲戌眉老識時
上命築息居老人行年八十四

忠賢祠文

惟祀主報以死勤事則祀能捍大患則祀

翼翼二賢大扈行志忠臣之義

逢亂懲凶制義成仁捐軀以徇

能立大行不失不僭不易其賢

帥勵忠義克難濟人安土與民

遠引不疑貞白自珎明哲保身

悲傷說義無大無小忠義之表

俎豆有報齊敬有廟百代之教

春秋享祀文 甲寅秋

直以就義嚴以死難萬夫之觀
殺身報上行立教成百代之名　右存齋

忠義以濟勝敵克難能捍大患
寵利不居長往不疑哲人知微　右忘憂堂

祭亡子翮

維歲次丙辰五月朔壬午十八日己亥父達上
老人使次男司圜别提翺致祭于亡子通仕郎
翮之靈慈嗚呼慟矣汝出繼未弱冠所後父母
皆亡継而吾家貞敬夫人又亡汝纍然居喪前
後十有餘年仍柴毁積疾乃死嗚呼慟矣汝受

氣薄其生良苦其命多慼又短折而不長吾今年八十有二骨肉親愛已盡今在世者無人又壯子死有嫠婦孤兒不忍見其憔悴悲號嗚呼天道不齊衰老者長而少壯者殀何也送汝入地吾亦居此世無日父子一死別茫然作長言使汝兒燒香酹酒以爲永訣精誠相感歆此馨香

祭李童子文 楠溪李君之獨子也

嗚呼童子秀而雅好讀書有文行聞善則喜之聞不善則恥之此天性然也老人心愛之不幸早夭而短折信乎蒼蒼者無信漠漠者無神童

子病中心自語死生脩短命也死者茫然而父母慈子之悲無窮時此童子恐傷父母心不言而長逝者悲哀行路隕涕嗚呼與化同歸知識雖去焄蒿悽愴相感通者不昧酹酒悲號永訣永訣

祭蔥山先生修墓文

嗚呼先生學參造化識貫天人萬古之文百代之名修墓肅虔幽宮妥寧

記言別集卷之十二終

記言別集卷之十三

哀詞

李生哀詞

有生者何無祿者何叩冥冥增掩抑嗟而志尚可哀短折而不長死非其年掩非其鄉歸化者已而零丁者悲有母老而臨年有孀婦孤兒

藤庵叟哀詞 幷序

嗚呼大賢已遠門人弟子諸老德皆亡唯藤庵叟年八十餘康強在世穆嘗過賢鄉得侍杖屨叟忻然悅之具言古事授以圖書穆心竊歎君

子之邦遺書餘教尚在而不因長者何以得此曰追感前古如承函丈親受口指常恨隔遠戀德無窮吾徒不幸處遐失長老衰老迷途無所考德而問疑嗚呼已矣先輩盡矣作哀詞以寓永訣其詞曰

確而和善守而不移見其行不磷不淄舉世溷濁埋沒者命嗟吾非斯人之爲哭而誰哭諸

挽祥副率宗儒

嗚呼君爲兒時善笑語粲然可愛及成長有室且有男吾見承宣公迎賀如一日君從仕來京

師吾私戲曰吾且老矣前日兒且爲官乎嗚呼吾老不死觀居此世而日覺愴懷良多吾少時從先人於咸陽送徐夫人喪後八年哭觀察公於城南又數十年承宣判吏曹二公俱逝今君又無病而遽亡其間四十三年哭四世五喪吾不知人情欲久視者何心君生質不薄謂可期長久矣嗚呼十年悲哀終使人殀折其命天耶細想平生不知天道何也以吾期喪未除不成哀歌拭淚長言與爲永訣

挽朴承旨德一

吾與君少學於慈山後君仕而爲朝右人吾窮而讀書五十年雖出處不同跡而君與吾無變吾嘗避難南奔海上咏無聊悶旱詩寄君其詩鬼怪可愕君以爲文章徒勤而無益吾復書擧虞夏殷周之文以釋之書凡累千言後吾入京君作顔子纂言吾叙其書及君辭中書出守迓城吾序以識別吾平生讀古文自謂絶於世以文字相與者絶少爲君作詩書序四篇凡萬餘言吾文幸不泯傳於後吾與君交驩可告於後人無疑也嗟乎今君已亡矣自此與吾相發者

無幾而白首南山對酌高談戲謔無人嗟乎長
逝者無知吾獨悵悵然長自悼也嗟乎德一永
訣永訣 有大功未葬長言永訣以代哀詞

鄭生東亶哀詞 并序

上古之世人生則壽考後世壽考者少而常多
殀何也其殀者吾不以爲命也惜乎生故人之
子生之視我我之視生若骨肉而無間也生篤
厚而好古又有兄弟四人皆秀而雅相得事親
之懽心知者皆以爲善行前月聞生病卧城中
吾在漣西寄書相問得向喜之報數日聞其死

天乎天乎善行者無祿耶徒拊心長號悲乎長逝者已矣生之兄弟哭相持將無辭而白其大人者此左亦不忍聞而悲也聞其義作哀詞以哀之其詞曰

嗲口而頎秀而以者幻耶笑語可憐齒璨璨者夢耶昧昧者無知徒令有知者怛兮惆兮

綾原大君哀詞 并序代弟作

舒處門下三十年親見公子仁愛好施自親戚之近以至姻婭故交皆曰公子能仁我及公子捐館舍庫無餘財廩無餘粟自卿士大夫以至

工商百隷莫不曰賢公子亡矣或淚泣相弔此何也嗟乎公子之義未必遍施於匹夫匹婦而其信之者如此可知舒居姻親之末偏受親愛之義感恩無窮徒知淺鮮無以報公子此生已矣臨當大葬託哀詞以抒微忱其詞曰

苦心礪行貞而不移衆之晞也謙約篤行富而能貧衆之賴也德厚義明天嗇壽考衆之咤也

沈司諫大學哀詞 并序

嗟乎吾信叔公平生讀古書嗜古人之道及仕而登顯列其事君也皆古人之道一朝以言事

見斥羈愁窮厚不慍不辱以沒其世人皆曰公以直道顯以直道窮莫不悲其道而憐其命吾以為通塞天也大丈夫心事落落當如此獨所悲者世道淒涼良善日盡以吾悵悵迷途徒致愍於冥冥而泣涕無窮為之作哀詞以傷之其詞曰

行吟澤畔哀湘纍些謂閭娵醜嫫母媢些芝蘭萎折芳不滅些百代之名永輝光些魂魄悽愴悲故鄉些

挽鄭文翁

嗚呼善惡性耶窮達命耶脩短定耶自古良善多窮窮者多不長天道泗泬難信者理也今君之亡尤致憾於蒼蒼而悲恨無窮以君清明之氣篤厚之行不怠之學所立者正所履者順庚幾古人之大方不幸窮夭而不長此命耶定耶以吾衰殘無友自君之亡此路茫然心事益孤良自悲也六月到城中見君神氣凋悴不如平昔之神旺氣和吾心竊憂之然豈料君奄忽而逝也及吾還返鄉廬君寄書吳荅云此後重逢邈遠不可期別思凄凉到今追思此永訣耶此

君自知不幸而其言及此耶將死之心忽然先
感不自知而其言如此耶來見先碣文追改數
語及高陽山水記旣付與歸便謂已得達於君
所追聞不及君所君已長逝尤可悲也浪洲古
文之託何可忘也吾與柳君雖不相見以君之
故相知則熟矣今聞柳君已决扗歸當待相見
說君之言傳君之託相對泣相悲也雖不果來
當傳寄柳君毋相負也嗚呼叩心長號君不應
重言掩抑君不顧嗚呼君有知耶無知耶以吾
期喪在身永訣長言以代哀詞

哭閔寅甫奠 應協

嗚呼雖死生殊途精靈不昧焄蒿悽愴之感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廉介之操雅潔之志篤厚之行足以礪世而警俗者今不復見於世矣穆老死已迫相知凋盡今君又潔身厭世而長逝後死者觀居此世爲何如也死別無涯白首相感又茫然矣嗚呼永訣永訣

鄭高靈昌詩哀詞 并序

前十一月龍洲傳君之訃吾就龍洲相吊爲之悲慟不已君好人之善如恐不及恥人之惡如

將歿已已矣斯人者豈易得也君嘗托我以論
撰之業君奄忽而死有手墨宛然使我不忍見
也六月吾過嶺中哭君於龍山時闔家癘疫不
得營葬及冬將葬君月日來告悲夫幽明永隔
良友此生不再得親切之規夫斯人之爲痛豈
特爲長逝者而已君有二弟皆已早歿君又無
祿至此天乎天乎其於善人之世不報德而返
殃何也徒使爲善者恐而爲惡者肆寄作送終
之詞以爲永訣云其詞曰

耿耿其衷後而不昧噫天實爲之又何慨也噫

代從況雪翁作

某孤幼不學無所知識童蒙提誨初知讀書之方人事之則以至成長多所薰陶于今五十年間或旅遊東西或從宦遠途得侍承懽能詎幾時年來寄客嶺外消息愈遠然懷恩慕德曷嘗一念弛于心也天之厚德之報雖不得高位顯食宜受大耋之享每恃康寧期以無疆某以弟子之最少及今衰白在世而傳葦凋亡幾盡思欲更侍德儀得承謦咳道里隔遠常恨人事難諧前年偶因一書候問遽承凶訃西向慟哭拊

心悲傷若自流落來繼有哭泣之悲衰病仍加
不能千里奔哭孤恩負德至此又大矣顧平生
良愧幽明今適有息山之役扶病遠赴路出圻
關謹具薄奠來哭宿草精靈昭感歆此一酹

哭李君

嗚呼君仁厚之性孝弟之行自吾居此鄉至今
四十年與君交契之深且四十年吾心敬之如
一日喜與君相對慕善不已嗚呼君窮不達湮
沒而不見吾聞善人必受其報不知天道誣耶
伯氏年老遽亡賢弟與之垂涕相憐吾前年亦

喪偕老之樂兄弟俱在不知偕老之樂及死生之分更追前日之樂茫然思之已亡望之無及凄凉孤獨之悲長逝者無知有知者無涯又有婺婦穉兒拊持悲號行路且泣吾弟寂寞亦無婺婦穉兒君賢尚窮没可哀視吾弟則猶有後繼者亦天道之報可冀已僕身有期衰未免不成哀詞作永訣語拭淚書之庚戌四月廿八日

李平昌象鼎哀詞

白沙李相國稱先相國之賢曰讓能似子皮專對似叔向樂善似留正無黨似司馬其心大臨

事不動能立名於後世老人嘗讀先相國訓子
孫書首言爲學大方亦不越乎禮樂之本信乎
君子之訓有其德者有其言也君相國之親孫
忠厚愿慤亦可以見其外而知其內聽其言而
信其行賢相國之世信有人如此賢相國之訓
能謹守不失墜亦如此惜乎良善無祿遊宦棲
棲沒於客途天之於厚德之世施報之理大謬
此物與理洄泬乎反不可知者也然變易有常
天道可必君以厚德之世又賢不食報諸郎多
秀天之將大其積而厚其報耶嗚呼慟矣

林生哀挽

君我外祖水部公之曾孫而於我爲堂叔姪親愛必於我十七年好氣類以事舉子業去之樂觀書遊名山澤以至老頃年西遊數千里至古朝鮮箕子之墟觀殷人助法畎遂登臨恭白入海九百八十里問耽羅三乙那鴻荒古跡上頭無嶽遊白鹿泓望南極老人星次又千里訪我具言博觀廣遊遐我此遊可謂曠世無儔欣然樂之別去今三年矣前夜感噩夢心忽忽不樂朝則君死而訃至氣類相感死生無間先知固

然耶慟哭何言死者即遠聞葬君有日老耄無
人事又遠莫之及焉不憑柩葬不臨壙幽明永
阻君事我如古人我亦視君如古人今而已而
寄哀詞以叙悲其詞曰
不數數於名不役役於利古人之風古人之氣
一朝遺世而長逝化者不可追已而已而空言
永訣吞聲而噫噫辛酉秋八月旣望眉叟書

貞夫人李氏挽歌

夫人我　宣祖元功延原李相國之子左侍郎
上黨韓公之夫人稱賢婦人之德八十五年以

穆老所猶聞舊家懿範托以挽歌不敢辭作四言詩以道靈輀其辭曰

世德之懿維淑維惠世德之教維克維肖天道之報維慶維耋火簌三列維荒維帷貝齋二采維魚維池成禮之葬備物之數行路之啼孝子之慕

李秀才軒紀哀辭

嗚呼有生者有死然其或脩或短者何也其有常者命耶其不常者命耶已乎已乎羊容之羊也者夢耶怕質之怕也者幻耶徒使父母之慈

一朝變為至死之悲丁酉孟夏下浣連姻老人
眉叟書以永訣

李生遠紀哀辭

五福莫善於壽六極莫憯於殀方長之折仁者
惜之而況良士之軌軌礪志修行早殀而不發
者乎天道之使為惡者長為善者短折此理涸
汱乖反而不可知者抑何也嗟乎已死者茫然
吾誠不忍其養白之叟寡獨之妻無依而悲號
丁未孟夏閏月下浣孔巖眉叟[illegible]

吳判書 挺一 哀詞

子奢之羨刀父之訾簫笅之服蘭危之耻變白
詠謳復正連蹇陷滯坎壈夫孰衍矣夫孰般矣
慈惠好樂善之聚也夙夜恭事善之施也不爭
不疵善之歸也已而已而良善日徂俗敗世衰
阨而孅感嗟欷歔涕沱如　上之十一年孟冬
旣望庚子孔巖許穆哭挽穆裴老無人事不能
臨哭窀穸之歸辜負相慕之義痛恨終此生已
矣作哀詞二十句八十二字

許參判啓哀詞

嗚呼愷悌慈詳其可得乎博文好禮其可得乎

恭已與人其可得乎宗族仰其仁賓客慕其義莫不曰善人善人者此其可能乎嗚呼孝子之事親君子著焉公貴人壽考之門榮養致孝可謂善人之慶何為人事遽變纍然重憂毀至滅性嗚呼此吾相愛者之恨也穆又自悲頃年衰老遭逢憨凶頑不死減今公之亡增使我忸怩而疚心嗚呼世道茫茫良善日亾今見子孫之多知有厚報於其世而以死生之感還顧平生忽忽如夢如幻眷眷相慕之義已矣嘗對書縱日博論古今已成陳迹從今後死者悲期喪存

身今當永隔長言嗚咽以代哀詞嗚呼此爲永訣此爲永訣

李生道長哀詞 并序

天之與人或壽或殀或厚或薄人命不同而未必賢者壽厚而不肖者窮殀此天道乖反理不可必也嗚呼李生其事親孝而處兄弟友與朋友交而信平生不以非義羨人之通者以其道亦慕人之窮好善如嗜欲不幸殀折亡無後天道信耶吾嘆惜之哀愴之痛哭之繼之以長言之嗚呼哭子之父寡獨之妻其生有涯而其悲

無涯嗚呼此可謂善人之常耶言之至此痛愈結而悲愈長爲之作哀詞以叙永訣其詞曰

不肖之長衆人之謗也善人之促君子之惜也壽不足多殀不足嗟也嗚呼其命之嚱其譽之悲也

韓君五弼挽章

君確而和秀而可愛吾初見君心竊奇之以爲韓氏當復立不幸早殀嗟乎人之所望則天則必窮其命人之所愛則天則必夭其身天之所好惡與人大戾何也吾爲深痛惜之詰之蒼蒼

兩與之永訣之吁嗟乎歸化者之冥漠兮徒令有知者怛兮惻兮

哭李免山

老人久久為人世客幾八十年親知皆盡孤獨無懽如寄如浮從知朝夕歸矣不圖君又奄忽長逝祿仕棲棲其命愈窮人之禍福榮辱窮達固命物者之迴泬難諶者也廉介不苟好善出於性又失此人笑語相逢忻然同好惡者茫然人生有涯歸化者無涯一理相感死生無間今其萎矣身有門內之感不成哀歌永嘆長言以為

永訣昭陽赤奮若參伏

淑人李氏輓詞 韓德亮母

敦且克毅賢夫人之行也有子克肖賢夫人之
敎也恬安壽考賢夫人之報也

金判書南重哀詞 并序

我東都公子孫再從之列惟公與我二人在世
而皆至白首以我衰頹癃病一息未死而公康
寧壽考久為親戚賓客之所同慶而天之何使
公先棄親愛而我以瀕死久於世何也歸化有
時日月差有先後自此餘日不長一氣同化其

有知耶其無知耶死別茫茫長逝者眛眛嗚呼痛矣同流合汚與世卷舒人或莫之知也當是非邪正之途不改不易或諷諭而警人者亦足以起余此古人之介求之此世如此人者又幾何今不復見於世矣嗚呼慟矣長言之不足繼以哀詞其詞曰

人生忽忽兮朝露怗倐夜冥冥兮不復暘哭盡吞聲兮柰悲何名與事凄凉兮一夢多

許上舍哀詞 并序

吾宗許春正上舍少吾二十年吾愛其秀而藝

深相得頃年寄寓湖右客死而歸吾悲其無祿
而死作哀詞以傷之其詞曰
已而已而昭昭者已而耿耿者已而合散者性
耶洄次者命耶壽厚者誰也窮殀者誰也已而
已而天之蒼蒼漠漠而無知

寒岡鄭先生挽詞

嗟星岳之降祥乃賢哲之誕生含元精之睟應
羌純懿而淑靈諒金精而玉潤是德宇之天成
夙好學而厲志究聖賢之蘊奧克精思而沉潛
茲實學而實蹈明誠進而敬義日乾乾而自強

既真積而力久宜仁熟而義精窮神化而自得
致廣大於精微接退陶之正脉亦有見而知之
繼先脩之遺跡聊輯述而發揮實追配於古人
前與後其一致嗟從政其詎幾曾不可以小試
世與我而相違終未展夫素志樂天命而安義
雖道否而心亨何皇天之不憖伊哲人之云亡
念微言之圮絶固此懷之惸惸陶山欝其幽幽
汾水流其無波想英靈其有托從先哲而靡他
哀小子之無類憫昏惑而昧方幸承恩於下風
慕盛德之輝光痛儀形之永隔悲此路之茫茫

情鬱鬱其何極聊陳辞而永傷

趙校理哀詞 咸鳳

嗟呼君篤厚之性修潔之行博雅之學居家孝悌通於神明立朝嘉言著於簡冊與人必忠信義孚於交際操履平正論議方嚴不喜苟同而苟悅先相公文學直道為一世表傳百代而不沒相公發而崇碑壙銘其文章之作古雅百代之文編次敘述不謀於當世之名能文章者而以先相公之私專屬於老人此義何可負也不幸寢聚未卒而君奄忽長逝天道乖舛以君之

賢官不過郎署年不及耆艾不能無私致憾於蒼蒼者矣嗟乎天耶命耶抑氣數之變有不常者然耶於其葬也垂涕書之以叙悲嗟乎永訣永訣其哀詞曰

貴大不如壽極壽不如名廣譽勝文綉何如朝死夕無名吁嗟乎莫言之子必平生

李典籤守約哀詞 并序

嗚呼吾二人始為婣親兄弟之年鬌髮未生今已三百六十一甲子皆入八十不料兄先棄親愛我亦從此逝矣特先後異耳俱衰老無人事

常以不相見爲恨今而已矣淳朴無華古貌古
氣今不復見我獨後死心事益孫感念存亡亦
復何心吾聞益寧君八十餘秀泉君八十七青
杞君八十二咸川君八十三先相國八十八我
完善君八十頃年兄以老巳倉守今不及八十
不一年高年好徳壽考之門七世二百八十年
上古有此事耶未知太史氏書其事具載名臣
之世壽考古事如此否嗚呼爲已化者長睘良
爲永訣作哀詞其詞曰
親愛在心古貌在目懿言在耳一日奄忽而不

見相見而喜不相見而悲已而已而昭明薰蒿
悽愴之感已而

金大司成哀詞 魯國

僕幼少時公舉進士已有名及稍知讀書學古
文爲事公已顯爲朝之右入後逢世故淪落數
十年公以宿德老成敎國子於太學稍新從嶺
南歸拜公於東村舊第時暮之春花深小園門
巷無車馬公恬靜吟哦自娛問僕辛苦遠客欵
叙平生曰出示故著文章曰論難文學上下古
今公亦許之不以爲踈稍亦得盡其愚退自喜

以為公能知我前年入京公患風痺不能應接為禮後復至則歿而殯於客位穆為之哭吊哀盡嗚呼簡潔不汙樂以文學自老貴而能貧於今之世不可再得恨衰病其羲也不得執紼以報嗚呼良負平生作哀辭以見意其詞曰

薤之露兮朝日晞長歸蒿里兮悽而悲怙兮潔兮沒而愍

公子珍原君哀詞

吾嘗受知於長公子最深今吾衰老在世而以

公子之賢以嘗所以事長公子遇我我賢其義
信公子如信長公子之雅也公子好言論能好
善而忘勢好飲酒自縱惜乎公子飲酒不節卒
以此不壽前吾入京公子訪我於所館見其容
貌瘦消精力不如舊吾竊憂之今聞公子亡嗟
乎多病者或全飲酒者必亡吾悼恨之以其死
不以為命也於其葬也作哀詞慟惜之又以為
飲酒之戒詞曰
醉詑何尤不醉者之憂長逝者何知有知者之
悲噫嘻死而不復見吾誰與善

小而知其大不但天性然也其家世世守先訓亦可知君亦以此勉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隨事戒愼勿以細故而忽之勿以輕小而易之以篤先訓毋忘老人之言

書古文贈韓君遜

韓君篤信好古以此事親從兄與人交而必信吾樂其道而賢其行吾嘗讀書得湯武氏盤盂劍佩出入居處皆有銘曰箴戒於其身者凡八銘又得周廟金人之銘孔子曰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口過哉皆用古文書之贈韓

君癸巳日短至眉叟書

古文書贈申君 丙申孟冬

秦皇帝焚滅六經又壞古文程邈作隸書而上古鳥跡之書甄豐氏奇字古文曰不復用於世吾甚傷之秦人棄仁義不師古而聖人之文遂泯泯也吾年老嗜古文樂觀蒼頡古書然世無知者何所用之然客求書每以古文書贈雖無用於世當有知我者取之

讀鄭北窓遺訓

竊嘗聞之先生之學入於無窮與物神通其學

無師寂寂玄玄無言而自化耶古有生而神靈者柳然耶野史所載尢亦不可知其端倪殆老子所謂不出戶知天下者耶吾聞白日無影郎吉曰至人無影其亦至人者耶及讀訓子孫篇一以聖人為師其循學之要戒飭之方無一不蹈君子之軌跡者然後吾益慕其心而悲其迹嗟乎世乖心違以為世既莫我知也懷道遯世試於外物者然耶吾謂身中清廢中權古之所謂逸民者非耶

贈法河上人 甲申

其生也如浮雲寄於天末其死也若歸雲之散於碧空其中惟有長空片月萬古長存惟一靈知覺之不滅也

李生綵溪亭上樑文

漆潭白鷺洲下流合為褐灘為維楊山水佳處山環水洄灘上皆茂林蒼壁綠波渺漫李生綵愛山水以九月庚午結構川上曰揭觶而祝曰羨哉遊於斯息於斯康樂於斯仍書樑上

佔畢齋金先生墓碣識 墓在密陽大洞里

崇禎中李侯惟達來莅此府嘗謁先生之墓念

禮物不完無以稱大葬也官出財許子孫以爲
作役之資諸生受之侯去後十四年始就功於
是墓碣石床華表大備仍識其年月役作始終
善乎當侯之時後建豐林祠立神道碑又作松
溪閒表碑侯之尚德右文如此年月日陽川許
穆謹誌

讀權忠定公逸稿

權忠定公厚德大節儒林學士莫不尊慕之不
已愈久而不忘者也今讀遺文不覺歛衽起敬
李文純公作行狀己卯時 上召用儒學賢才

並用以為至治可興而公深憂更張無漸被入嘖齗公為諸公力言調濟而事已大謬公去朝而其年禍作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此之謂也至乙巳事文定垂簾而尹任等竄時公為院相首言寬貸事人皆知言不可用而徒惹禍無益而身為國之重臣當國之大患有犯無隱職也其責難陳善可謂盡矣事至滋蔓獄事起禍連良善李文元公及公皆竄絶域明年公卒朔州在青塞一千七百里公年且七十窮亦極矣公安之若命與書子弟曰此寬典也受國

厚息負罪至此遺命薄葬君子竆危使人慨然
忠言雖切無益於一時而理明義直足以敎立
於百代於公又何憾焉公之歿今一百三十餘年
世道多故文字無傳今在子孫者短律詩十六
簡牘二啓辭一祭文一塚墓文一對策一其文
忠厚簡嚴一字一言皆有以起人者矣信乎君
子之言也纍絓文網畏約自守不敢以文字示
人今有妄作亦罪也蔵之篋笥敬述平生景賢
慕德之心而已也

義烈傳

白弘悌陏城人其先代多顯人有仁豪仁傑皆
仕 中明間仁豪爲亞卿仁傑叅事 宣廟爲
四宰仁豪有子五人其次子惟讓又顯於朝當
己丑獄其家旣滅死有從子天民淪落晉之南
境有佳譽卒早死天民子弘悌性不覊多智略
以勇強自負好俠氣闘義不避死見惡必讐之
鄉人畏憚之 宣廟世有倭寇國大亂時年二
十一以老毋匿山中猝遇賊自知不得脫出而
當之以全其家賊得之知其勇大悅置舟中日
守之猶恐其失之也誇於衆曰我得一人其人

勇士善養之可以任用其中有一人來熟視之愕曰必殺之不殺且殺我賊猶重惜之愈益厚之先以諸擄遣歸其國弘悌亦在遣中日夜伺間脫出不得詐為戲狎陽示之善而陰試其力既知無一人出已者夜竊其劍盡殺舟中賊傍舡賊竊知之出鐵鉤鉤舡舡不可動而羣賊盡起悳引劍擿鉤舡者斷其臂持鉤者死而鉤自脫悳刺舡舡行疾賊追之不及與同舟被俘男婦七十輩還國諸俘者初則愕然無不失䰟及既捷皆伏曰將軍之高義也事聞賞職軍資奉

事海濵好鬼風俗奉淫祠泗川有叢祠最妖民俗傳有客不敬慢侮神無狀不出門其口鼻出血即死人愈畏忌遠近多趍之太守不可禁弘悌怒曰妖安能生死禍福人我即起毀其像焚其祠墟其地而去人皆曰彼狂不逾日必得殃祟覆其家而且死卒無恙淫祠乃亡平生欝欝無所知名遇飲則醉醉則歌慷慨傍若無人人莫知也事母八十一母殁年已六十一能執居喪之禮廬於墓下以終制人皆以為善行弘悌容貌不逾中人聲如乳虎目光如炬七十勇氣

不衰以壽終

索囊子傳

完山乞者問其名曰不知問其姓曰亦不知或以洪號之能多食而不飽或不食而不飢風雪裸體而不寒人與之衣則不取乞米而食有餘則亦與之饑者未嘗與人居亦未嘗與人言宿於館舍下府中耆老人皆不知乞者始來之年代而容貌不改或號曰索囊子蓋結索爲囊行則荷之無宅物亦無異事往往遊都下人莫知去來弊衣木履行乞於市今相國元公嘗爲完

山尹必異之招延之甚厚亦不辭與之食則食之與之言則不言一朝不知所去其後南方大飢令不至者幾十年云斯人者蓋遊方之外而不與事物相攖樂忘世而泯其跡鶉居而鷇食王駘狂接輿之倫耶癸卯正月眉叟書

警諸兒

兒輩在長者之側請學應對之外莫敢干預長者之言

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莫敢怠惰傲慢

歆羨放誕以循浮薄之習

聖賢一言一行皆為學者之準則莫謂高遠而
自畫甘處下愚

讀書者必欲學古人之學行古人之道也非以
餙末藝而遺本性取為名利之資而已也

寡欲為存心之要恬澹為養性之本衣取便體
食取充飢毋苟慕華美以為識者之所鄙

無益之言反害有益不急之務頹惰志業
況凡百玩好移心而喪志者乎

聲色之滛狗馬之娛鬪鷄之戲尤非讀書人所
宜近也

兒輩專心力學斷毋留意於其他以勵志行

讀史記作豫讓讚

趙朔時有程嬰杵臼之事及智伯亡又有豫讓三晉多奇絶之士有以也其事或成或不成而其殺身徇義死不滅名以激志士之心一也國事著豫讓事尤詳衣盡出血襄子車輪未周而死後世皆以為怪余讀太子丹事稱烏頭白馬生角或者以為太過然怨毒之感無所不至此不可知也悲夫豫讓者其志可謂烈矣

書古文九章後

前冬韓君從我請得古篆入夏居叢石庄曰讀易折木抄書贈凡二百四十三字

韓文瑞敏而雅吾甚愛之不幸短命吾慟惜之至今其幼稺子整成人而見我吾相對不覺悵然含淚吾嘗為其先人書贈古文九章今又見其書其事宛然如昨日感而書之 甲辰秋七十老人眉叟識

記言別集卷之十四終

記言別集卷之十五

記行

泛海錄

十六年九月余遊海上辛亥宿於三千舊鎭乘早潮入海海上月高數丈矣海中舟人西指露梁其南岸有忠愍祠前有南海大戰碑又北岸有萬曆中皇明征倭將士題名蓋水兵都督陳璘嘗駐兵於此云

曉泊昌善島於是曙氣始白東方一星二星漸稀而曉望皆漁火塩炬島有兩岸東曰興善西

曰昌善山木多松檄太僕置監牧畜馬於此島

中土沃多穰於田畔皆樹柵令毋害禾穀遇馬

羣多騂驪文騮而入山者多駿云或曰有神馬

往往雲霧間時見云夕復登舟泊南海之椽邑

其人以舟爲室善没海取蠔鵝衣而極貧此瀛

蟲誌所謂蜑蠻其性變譎

明朝過榧子堂西距南海縣二十里海岸山木

皆榧其上有神祠有古老傳新羅世有王子入

海島死而爲神至今海中多祀之作迎享神詞

詞見拾遺

微雨至錦山環山周以石築舊遠不知其年而
古時盖畜馬於此其傍有曲浦權管舊壘於山
下賞橋
薄晩晴山中入深松水清石白間有石壁潭水
沿溪深入無路過石梁從陰崖石逕至顛海中
九月霜不殺草木葉不凋上有炬臺其下刻石
由虹門上錦山六字又刻嘉靖壬辰前翰林學
士周世鵬景遊李鷹翰之尚州浦權管金九成
同登其他石剝落不可見烟臺址層石上平可
梯而登最高常有烟霞命曰霞石臺絶頂西有

古祠南海之人事聖祖神師而有巫祝主之
黔魅鵠名島以西海岸狙洳水濁以東爲碧海烟霞
鵠名島以外濁氣不及其外爲溫海與天無垠天極
於蒼蒼水極則黑此天與海之辨也海中多洲
島間有烟臺戍壘如巨濟閑山蛇梁赤梁黔魅
娜羅其外外洋烟霞蔚芝在外洋蠻夷所泊東
南望日本西則耽羅而海遠常多暗一歲再三
見見則大雨其南則海外諸蠻夷測其方如羽
民沙華爪蛙琉球麻羅奴外夷誌皆在海中天
下之東南作南海中感懷詩二首 詩見拾遺

絶頂南石壁下題菩提佛字其前又石壁石壁上覿石浮圖其下蛟龍窟在石壁間又其傍以下聲音窟吾入其中擊石鼓響滿谷有同遊子儀好狂氣舞於石下又其前石壁下穿出石竇乃下海曰虹門菩提下石峯間稱山氣積處世傳 太祖微時從無學祭山靈云欲往觀子儀不從神祠南石峯最奇曰捨身巖或曰九井峯上有九井無數躑島躅山出海上多恠石奇巖吾南遊至此極矣山在南海中去京都千餘里海中多蟲蛇恠氣山出蔘蔘夜宿聖祖祠曉起

觀星辰乍有雲氣在東南俄而海陰大風朝從
九井下憩其陰有海屠僩克贈我躑躅杖作古
詩一首酬之 詩見拾遺
朝雨下山乙卯出海宿百泉寺同遊叔挺子儀
雲程少年生金南老叔挺出海歸海庄

戊戌舟行記

九年六月三日余入京前日趙克善德裕丈死
而未殮矣嗟乎此丈自少年以老辭官人皆以為
善也今其亡矣小舍生金壽春務而其父大司
成貞夫人未沒喪而相繼亡稍持喪明年哀毁

而死嗚呼命耶時以海因赦還及行圍請出事
兩司爭論而余入京即辭遞言責且無他事故
無所論列玉堂小吏来言召對事辭疾冒雨出
城初十日也
乗舟瓮店前浦嫺翊從之翊後過王亭来王亭
者王亭丈人所築者也丈人有高行異才傲物
自識者也
棹下西江待潮退子陵沽酒来見相對甚懽既
別去至蚕嶺下雨中觀仙遊峯過楊花渡至幸
州山城下上有癸巳勝捷碑宿於舟中聞早潮

起舡則潮水正滿幾而乘潮落下孔巖至巴陵
浦口近海江水始濁有鹹氣過烏島其南岸
章陵章陵下金浦郡也舟人西指深嶽與鳳城
相對此海口也其外祖江祖江者二江之會入
海亦曰三歧河其北岸交河之烏島城西南望
江華直西為德水之蝂巖至此下碇待午潮潮
落時觀漁父乘舟橫江張網又海子蓬首臝身
持舟機其網乘潮上下有海鵠數十爭魚亂飛
與人相忘人見魚而忘鳥故鳥亦忘人
祖江東北為炭浦其上為洛河當燕山甲子之

禍虐庵逃世匿跡於此云至帆浦水味始淡濁
氣漸清至臨津灘下爲清江遇順風擧帆
自臨津上江岸始有石壁往往有深樹茂林如
花石亭李文成別業寒碧亭滄浪亭皆成氏舊
業江上人云
廿岸爲積雲師心丈人舊居其後有師心墓斯
人好讓厚自守嚴言必謹行必果古人所謂實
見實踏吾見於斯人嗟乎斯人亡今不得復見
入峽口江壁嶄絶水渌淨日暮山氣益深至石
岐江村佳處前有古渡其上庳狼廿壁下八月

浟潦水落海子以舟為家来集於此鬻魚塩互
市為利
上有四賢廟翔先歸暮泊舟巖郭結城舊庄云
朝日將舟行主人送酒食居喪故令其少婿来
見甚款又金綫州兆来江上傳舟相見築小亭
曰晚翠亭云問其兩曰紫涯其北岸曰銅浦上
有漁村自古相傳此高麗林椿江上庄云
日晚舉帆上葦蘆灘此葦蘆河也其上六溪又
有古壘前灘極險沙彌川入於此上流有古城
隣江相對因石壁為固江上父老相傳古萬户

壘云此未可知高麗時數被兵於契丹此戰場也
至今有古迹如此耶其上有重城今積城縣亦
曰此新羅句麗兩國之境云
江上紺岳有薛仁貴廟今為淫祠過鸕鷀巖至
席浦江山觀下流尤佳其上仰巖最奇絶有石
峯有高壁有重淵有古鐘沉於此邪有亂則鳴
物舊而神者耶自席浦至此南岸皆白礫斷阜
皆蒼巖壯有麗王廟謂之崇義殿江水極深江
上人云前有龍見則旱東有阿彌寺
麻田前岸江壁上有古壘今其上為叢祠其前

浦田壹浦大水則津路所通
水深灘淺又阻風下帆曳舟遡流過烏江水勢
既折風自順復舉帆上壺口峽灘石極險此摩
嵯址麓山深水急永平之水至此合流謂之上
浦其東陶哥滑多白礫平沙過壺口則栗灘栗
灘上馬灘灘上巖壁間有灃水積焉深險不可
遊過馬灘則歧灘過歧灘則楡淵淵上楡灘楡
灘二三里至鵂鶹灘其上為澄波渡又其上鬼
灘去熊淵文石七八里文石著熊淵陰崖石上
有文如草書者奇不可辨前有一邑宰以石碎

之石文深入不敢凡江上古事可記者多而無
所可問自澄波渡下舡歸眉叟書

三陟記行

庚子冬吾出爲三陟受　命二日辭朝行止遠
西留治行數日與鄉里老少話別於玉溪十月
十三日也前夕權右尹致書請其先大夫墓表
仍書之日陽川許穆謹書以表尊慕古德之心
云

十四日宿平康南貘獜窟傍有黃氏溪亭稱溪
上之勝

十五日朝大霧過金化縣雨雪登馬峴仍風雪
大雷夕冒雨宿狼川境横川村此不及山陽驛
數里山高谷深覺峽中風氣
十六日苦風寒朝日過狼川縣晩渡大利津暮
入方川驛
十七日早出至楊口縣址含春驛自狼川至此
沿流七十餘里挾江往往巉巖松林間有白礫
平蕪遇沙岸則有郊原有犬吠烟村
自方川十里曰西思羅江上村也淮陽楊口狼
川之境也淮陽之水至此合流過此水始淺多

石可涉又其上數里方川之水合流
自含春驛行二十餘里上開胃嶺山深路險踰
嶺山中多土少石山為童山高地可以燒畬下
地可以芒種有白屋依山谷者五六嶺間開地
少出日常晏昃日常曛山谷迺陰登嶺始望遠
峀平川落日嶺得開胃之名以此耶嶺下長峽
皆高巖巨石川谷盤迴行三十里石梁十二出
富林驛彌首坡寒溪之水合流過之寒溪之山
嶺傍大山在楓岳五臺間山最深人跡罕到踰
三峴三十里至嵐校此獜蹄東境之驛川波遠

原野廣富林巒被最峽中佳處東行六十里登
彌首坡此楓岳南麓多秀石登臨東海無窮踰
嶺則迓城
嶺下東南行二十里則元巖自元巖從海上南
行六十里降仙自降仙二十里襄陽又二十里
祥雲祥雲南二十里洞山不及洛山寺十里過
襄陽時與姜京叔節話京叔曰人之才有能有
不能不能者當去其言甚善京叔前秋當言責
以言事出襄陽
自元巖過洞山連谷連倉大昌沙川至東安仁

樂豊踰火飛嶺列溪平陵數百餘里丙子丁丑間避亂行歷之地追思奔竄荆棘一日得一食則生不得則死道路艱難歷歷在目今二十五六年相從親戚皆亡至此良為長嘆

自連西至嵐校四百二十里自嵐校至平陵三陟境三百里

甲辰記行

入日庚午大雨雪仍大霧壬申又大雪丙子又雪月半戊寅又大雪在横山朗善公子使還遺我衡山神禹碑其書甚奇與鳥跡古文又不同

稗史云夏后氏作形似篆是耶此之石鼓文尤
蒼古難知聖人之跡至今三千七百有餘年碑
沒於世久矣嘉靖中出於衡山岳麓地中南禮
部湛若水誌之甲申又大雪丙戌又雪丁亥又
大雪後四日辛卯魚登哭閔寅甫葬至檜巖汛
猿寮宿壬辰曉雪後終日晦迷此夕訪龍洲公
蓀嶺閒居公示以赶叟消氷花自得窩諸作一
月乙未過永平白雲溪陰壑積雪袤丈苦風寒
氷澤腹堅如嚴冬乙巳曉大雷雨山中丈雪流
江水溢氷裂戊申又大風雨三日仍陰曀不見

日又大風三日留阜繫述河圖八卦之變作占
尾老人易序上下二篇作衡山神禹碑序寄蓀
嶺五年三月朔朝癸亥
三月自橫山歸省家廟有祀事仍留客曰癘疫
之隣皆曰燒香設食鬼神之招此何也時村隣
大疫余曰詩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祀享之報
臭味之感誠也豈如巫祝擊鼓而聚神者也況
鬼神不歆非類乎客曰主公不畏癘何也曰氣
數有盈虛今吾耗老而精氣不死

甲寅記行

十五年仲夏壬辰出都門宿於大興佛宇在銀
闕東北石魏小洞　上叔父錦坪大君曹溪別
業大興下臨石溪有溪堂堂前有疊石矼其最
高者曰飛虹之橋過虹橋有石亭縹緲在橋
上瀑布甚遠望之若水落九天之上刻曰九天
銀瀑瀑布傍刻松溪別業石矼上下又有蒼壁
寒潭二大刻山外望曠野平川為絶景客相從
者數人完山李云峯大來漢陽趙瑊國寶廣陵
李聃命耳老又從我者從子翃字子如者也八
十老人眉叟題

自四月不雨旱乾至今五十餘日川源涸禾苗
槁出曹溪三十里回龍寺前宵始雨溪石間聞
水聲雨中幽鳥相號溪漲下水清石白可遊其
上回龍寺山水佳寺寺舊遠佛殿正門傍有石
槽刻弘治十四年出曹溪李學録先迈趙君送
至回龍話別甲午宿寒山朝雨過磨嵯峽口大
来宿我於楠溪草廬明日雨中還至家作大藥
廬行累百言

戊午記行

四年四月十七日衿陽拜李文忠公墓仍遊冠

岳自西紫霞須摩題過佛性登靈珠臺靈珠臺
者我　光聖禮佛處也爲冠岳絶頂望海潮極
燕齊之海其下東紫霞下金水窟洞赤訪李監
正昔者文忠公以老謝歸衿陽時相國八十四
至今五十年老夫辭右相出西湖至衿陽拜相
國墓老人亦八十四感而書之
廿二日洪君徵鄭子皮約尹希仲持酒送我
廿四日上歸田園劄劄曰臣蒙荷殊遇寵擢異
等感激　恩私爲　殿下死無所辭臣年八九
十精力耗死老悖至此不可冒居朝班初欲臨

行趨詣殿陛之下瞻望 天顔永訣入地以爲
無憾也旣衰敗無餘耄病又劇無復人事兵疾
懷鄕一念狗馬之戀情亦感矣臣無任慓懼死
罪死罪自西湖出里餘
上曰政院啓遣承旨鄭維岳勉留謝以不得承
命之意至城東門外京畿觀察使權大載前太
司諫權瑎濟用監正李頤寛送別關王廟左議
政權公鄭參判之冕權參知脩有送別書至長
興府使裵尙珩禁府都事韓斗相來相見於西
湖上仍送我至此道峯題名

許穆眉叟老人今年八十四以老辭判中樞歸漣上乘夕至道峯與諸公叙話昨日早辭城市暮入山中滿壑溪響松風令人懷抱爽然朝日觀萬丈巖仍題名

左承旨鄭維岳以勉留傳　諭來京畿觀察使權大載承　命追來楊州牧使李東老州官饋享來老人歸路下溪石上大書觀水二字永言二字誤書不去　上之四年孟夏廿五日

濬源殿祭奉李浣前吏曹佐郎權瑍進士徐福一儒生李涵前大司諫權瑎社稷祭奉李[illegible]

儒生趙瑊權甲萬權聖中海運判官沈檖生員
韓塾新榜及弟李文興進士李澤儒生沈得震
洪塾從老人來者從子翀翊翊　恭陵參奉又
外孫鄭重履金承旨送行書至前夕翰林安如
岳奉　諭旨來為留行事也
夕至楊州北三十里夏居明日早出有青松觀
瀑之約而以承旨在後不敢漫遊不果至楠溪
李大來家止宿史官李著晚以傳　諭追來
因承旨狀啓遣史官傳　諭下本道給馬護送
繼給米饌以　示至意政院書吏告目如此又

上劄謝歸田里劄曰遠遣近侍旣有偕來之
命又復 宣諭勤切臣老悖昏耄負 殿下至
此罪戾益大惶恐隕越死罪死罪欲還則筋力
耗盡決不可供職欲去則 上敎嚴重且遲日
回在道上已四日氣力委頓疾病又劇何幸
聖人有寬許之 寵命得安意歸返鄉閭無非
天地愛育之仁無物不被感激隕涕不知所云
明日承旨史官皆還御醫鄭斗俊奉 命來此
夕老人還至家廿七日也
明日史官權德邵奉 批答來批答有曰須體

至意從容善攝毋負秋凉相對之期

廿五日召對玉堂南益熏白 上曰判中樞去矣請示繾眷之意 上曰亦予意也有此諭左相極言老人去國云云 上曰在江上時有相見之意予誠薄不得回其遐心云云南益熏復進曰 殿下用其人不用其言用其言則雖在外猶可不用其言則召之無益也

太學生上疏請留 上優答之廿六日四學生權聖中等又上疏措斥金錫胄言外戚用

事　上批嚴峻明日錫胄連上疏言三不幸
怒氣不可當　上優答之儒生等目之以無
狀太學空館
儒生尹周美等上疏極言　上以借名留賢
專攻錫胄至比王氏　特命停擧四學儒生
權聖中趙瑊李泊李簪等尹世紀朴泰遜數
人者停擧成均館不受云
左相力言儒生等不可摧折以張士氣
上不答頗有不快意禮曹判書睦來善曰儒
生之疏主意不正言且過激則無可恕之道

也尹周義等停擧以此故也

老人還鄉之後承旨李沆白 上以老人前年家失火借屋而居擧李文忠公古事云 上令本道築室以賜之連上劄辭遣史官李文興傳 諭史官道峯題名者也仍叙話良久權聖中趙瑊停擧而史官奉 命而至數日間人事有如此者良爲長嘆五月廿二日眉叟識

記言別集卷之十五終

記言別集卷之十六

丘墓文

穌齋先生神道碑銘

原任領議政穌齋盧先生諱守愼字寡悔盧氏三韓大姓本於光山高麗監門衛大護軍恕生致仕左右衛大護軍亶亶生監察特平俊卿俊卿生嵩入本朝爲右議政右議政二世有知司諫院事尚禮知司諫院事二世有同知中樞德基在 惠莊王時有出處大節事在金文簡公所撰誌石文於先生爲五世祖曾祖敦寧府叅

奉 贈吏曹判書敬長祖豐儲倉守 贈議政
府左贊成翊父浩入署別提 贈議政府領議
政鴻皆以先生貴故推 恩三世者也母貞敬
夫人李氏籍星州禮曹叅判自華之女也先生
聰明博學為文章尤深於經術未成童既以文
學名十七灘叟李先生延慶妻以女仍師事之
二十選博士弟子學中士多敬之者慕齋金文
敬公知館事以時習箴試諸生數人才不競見
先生作復數日言不可不擢二十七以禮初見
晦齋李文元公請問存心之術文元公指掌曰

有物於此握則破不握則亡先生喜曰此忘助之異名也嘉靖二十二年擢甲科第一名初授成均典籍移弘文修撰明年遷侍講司書有書筵講義與退陶李文純公同選書堂以道學相推許為重其年　恭僖王薨　榮靖王立明年乙巳為諫院正言論劾李芑傾邪小人移吏曹佐郎　榮靖王立八閱月而薨　恭憲王立有尹任事士禍起先生収職牒歸忠州三年鄭彥慤上壁書加罪乙巳人先生初配順天其年遷珍島作沃州二千言先生在珍島十九年海中

固留賀賓先生敎以禮俗始知嫁娶有禮著人心
道心辨執中說夙興夜寐箴解李文純公見之
曰斯道不亡於東方有徒復書　恭憲王立二
十年始解　乙巳人先生量移槐山及　昭敬
王立李忠正公白　上遂有收叙之事先生拜
弘文校理明年陞拜直提學兼藝文應敎尋陞
副提學乞歸養　上用大臣言特拜淸州牧使
尋改湖西道觀察使先生上治本數千言仍進
夙興夜寐箴解　上下校書令刊行時議政公
發而奔喪幾不勝喪事聞　上特遣醫問之先

生上疏謝進君德之戒六事一務討訓解不務
求實義二務察瑕纇不務立治道三務攬權柄
不務合人心四務循前例不務行古義五務悅
諂諛不務愛正直六務喜才藝不務重器識時
有與李文純公講喪祭禮書旣三年拜大司諫
辭不許特拜大司憲又固辭不許以母病請告
上曰卿一日不可不在左右以老母來京仍令
縣道供行事及入京上疏言民事 上爲之勞
慰且曰任賢才擇守令先致富庶然後庶復
祖宗之治壬申拜吏曹參判仍陞拜判書時

顯皇帝即位頒登極詔使來先生爲上儐辭政
館伴仍拜大提學上祥冠儀明年癸酉拜右議
政 上之元年以校理召還一年三遷爲大司
諫以憂去復入才三年致位三公尊用無比四
方想望焉 上命三公同天官薦有學行者趙
穆李之菡金千鎰崔永慶又薦士四人柳夢鶴
奇大鼎洪可臣柳夢井皆授六品爵有災異因
辭疾乞免甚力 上許之政院玉堂皆以爲國
之元老不可去也大臣亦白 上遂復相請撤
争業院申嚴贓汙法乙亥 仁順王妃薨先生

與左相朴淳上白帽帶終三年議　上從之時
黨議大起先生白　上沈義謙金孝元兩貶補
外郭越上疏言事有外人通宮禁伐士林之言
上怒先生曰此言相傳臣亦聞之越輕信塗聽
越雖過矣不可以言罪言者也丁丑　仁聖大
妃大漸下教大臣瑠任瓘仁淑復官事也　上
問之曰事何如對曰臣乙巳罪人言不言皆罪
也復四人官爵以慰　太妃可也政府仍請削
其勳釋連坐還籍沒戊寅正月白虹貫日乞免
不許時大夫人八十餘　上賜米豆三十碩酒

脩魚腊食物先生上箋謝仍乞辭不已拜判中
樞尋復相大臣白　上也諫官姜緒進驕溢之
戒言甚切直左右肅然畏憚之不敢言先生曰
緒之言人之所難言者而能言之　上無厭聞
之色古人曰君仁則臣直　上容諫如此宜有
臣如此也　上悅校理金宇顒言成運贈爵事
先生曰曺植成運李恒　先王召此三人植高
運議皆自守之士恒平實開牖後學多有功於
學者今行褒贈當先恒而後運也時植已　贈
大司諫矣冬　上不豫先生召入卧内諸大臣

從之 上執手言曰善輔嗣子先生對曰臣當死生以之 上旣疾止引見三公令薦士先生薦閔純辛巳春因災異乞免益力 上不許鄭澈撰批答文頗有譏侮語 上覺之然無改作之事矣先生仍力辭不已 上曰天以卿授寡人不可去也其九月貞敬夫人卒 上特加禮以賜弔賻曰毋過毁缺四方之望念日寒途遠觧貂裘并賜藥物令毋守冢返哭令列邑共喪事未葬 上聞先生居初喪之節禮論甚切旣葬又有返哭之 命旣返哭先生居倚廬寢苫

枕草食蔬食先生已六十七　上憂之勉以權
制不已賜米豆至冬又賜之先生上疏謝曰自
惟仕而受祿以為養褒而受賜以為祭臣母生
死皆食臣無功之食云及祥乞歸祔家廟時左
相缺方朋黨相攻擊朝廷大壞矣　上虛位以
待服闋遂拜左議政上疏乞免不許特遣承旨
宣召又遣史官問於中道又宣醞漢江上寵禮
之殊甚乙酉以老乞免不許賜几杖陞拜領議
政既謝命白　上朴謹元宋應漑許篈皆放歸
田里謹元已死矣三人者癸未以爭論得罪請

之三竄者也丙戌四月白虹貫日上疏乞免不
許冬扁十青亭作自銘丁亥又以老上疏乞免
上乃許之大臣白 上曰方中外多虞非其之
德望無以鎭靜不可去也遂寢其命至明年夏
又力辭許之而尋復特命還授 敎曰遣史官
某老不行禮令本府郎舍宣諭猶力辭不已移
判中樞己丑春乞奉朝賀不許又乞致仕不許
日本倭遣使求和事下大臣議先生曰天下之
惡一也秀吉弑其君義無可交也冬有鄭汝立
上變事獄事大起先生嘗有命薦金宇顒等汝

立方有名譽亦在薦中 上曰某尊禮之甚厚而引用罪人國之危亡係焉義甚嚴先生即出國門之外以負罪自居 上聽大臣言罷判中樞於是潡為左相實主獄獄事滋蔓搢紳大陷人心懼之客欲援例自列先生曰旣誤薦法之所不貸豈自明而得伸哉明年四月七日先生卒先生生於正德十年卒於萬曆十八年壽七十六歸葬化寧葬用自銘貞敬夫人廣陵李氏與先生同年生先生卒之年三月十二日卒祔葬同原無子以從子大淳為後官榮川郡守

側室子三人戒來戒難戒後壻一人坡州牧使
許徵大海生醴泉郡守道亨道亨生三男生員
碩命安邊都護府使峻命奉化縣監景命壻四
人應敎沈大孚進士柳德考都事李沆進士李
弘頤先生之學篤於彝倫日用之則達之天德
天道推之萬事萬物自事父母處昆弟與朋友
交以至事君敎俗其序本諸身始諸家推諸邦
國格君心正大義擧賢才導遵舊章明治體可見
於講義懼塞養正皆與學之文也先生既拘囚
海島幽愁窮抑涵蓄才學卒以成大用者天也

文章甚高龍洲趙學士絅曰其聲律古氣可比於殷卣周彜先生讀古聖人賢人書沉浸醲郁積而洩之爲文章故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乃先生尺木繩準也或疑先生之文不類宋儒王鳳洲之言曰談理之文亦有品別茂叔之簡俊二程之明當子厚之沉深其衛道一也其有韻之文海島十九年澤畔吟也正與屈左徒宋愁幽思之同致張谿谷有言穌之氣格雄拔崔簡易車滄洲極言本朝三百年操觚之士無一人及之者云噫奚待後世之子雲哉先生

別號曰穌齋或曰伊齋或曰暗室最後左相鄭公琢侍 上從容言曰以某之賢 上倚任之甚重一朝以謬薦坐斥入心惜之 上不聽光海二年廷議以先生請配享 昭敬廟庭光海以為不保終始報罷先生旣卒沃州人為之立祠以祀之尚州道南忠州溪上祠皆合享焉其銘曰

道德博文仁也爲國以禮敬也盡言無隱忠也守經直義正也

旅軒張先生神道碑銘

先生諱顯光字德晦別號旅軒姓張氏高麗上將軍金用始籍玉山十二世有府尹安世府尹生左尹仲陽左尹生掌令脩以直道聞於先生為六世祖曾祖 贈左承旨俊祖 贈吏曹參判繼曾父 贈吏曹判書烈母 贈貞夫人京山李氏 齊陵參奉彭錫之女也皇明 肅皇帝嘉靖三十三年正月癸亥先生生生八年先府君歿十七八學既通況潛經術作宇宙要括十圖二十三以才學被薦矣許公潛出牧星州見寒岡鄭先生問南中好學之士鄭先生曰孔

子之門好學者顏子一人此豈易言哉有張顯
光者求學志篤常曰為我師者此人也二十八
母夫人沒有喪制手錄柳文忠公嘗纍薦於
上及相見遺子袗就學焉萬曆二十二年春除
禮賓參奉秋又除　齊陵參奉皆不出明年特
敘為報恩縣監門人鄭　四震請問出處之義先
生曰學而優則仕有禮意則仕家貧親老則仕
不仕有二恥欲潔其身亂大倫一恥也欲假其
名索其價二恥也既之縣與父老約月朔月半
之會令各言民瘼闕失補益糾正敦孝弟勸農

恥尊德行黜敗俗皆移風善俗之大法也二年不樂謝歸以擅棄官守以法就理有 經筵官白 上乃得釋夏遊永陽立嵒泉石二十九年上命校正經書先生被召命縣道給馬又連被召皆不就冬除工曹佐郎參周易校正移刑曹佐郎謝歸三十一年除龍潭縣令不就又除義城縣令數月邑有變自劾歸三十六年光海新立除陝川郡守三十八年除司憲持平皆不就四十三年修冠儀四十八年鄭先生卒先生與諸弟子講喪禮秋 顯皇帝崩先生巷哭日東

民自壬癸之亂父父子子得至今日皆帝力天
啓三年 仁祖克大亂首訪遺逸先生以持平
召之辭以老特拜成均司業國朝初無此職
上即位特為徵士設者也又改持平中道以疾
辭明年春陞拜掌令時李适作亂 上南狩及
适敗死 車駕還都先生不及 行在所追至
都下又有陞命 上即引見問為政先生對曰
此在 殿下一心振作日新 上稱善特厚賜
之旋拜執義先生上疏辭之仍言恭儉節用敦
德省刑既出謝 上又引見言人心世道之難

合先生曰自古無不可變之人心亦無不可回
之世道此在聖君賢相相與有爲而已也 上
曰中外人心多怨爲之奈何先生對曰四方已
困於前時殘暴之政愁痛未蘇都下新經大亂
騷屑未定互生疑貳 上下惻怛之敎以眎勤
恤之意則人心定矣侍列者有以反側者爲言
先生曰令愚民潜消默化於大度之中則反側
者自安都城四方之本都民定則四方定矣
上爲之尊賜之加厚特拜工曹參議 上曰勿
辭尓官嘗大用之後日特命入侍晝講講罷世

子請見以賓禮待之旣退上疏告歸卽出門
上連有命追之而先生已發命所省給馬護送
此後連拜吏曹參議同副承旨皆不就六年拜
刑曹參判時有啓運之喪而適有召命旣入謝
上疏辭職移大司憲連上疏力辭三告乃許旣
卒哭臨行上疏言建極之本又曰志卑則道卑
道卑則事業卑事業卑則人不服人不服則隣
國不畏天地鬼神亦不佑矣明日 上引見又
進天德王道累百言辭出 上送之曰見世子
有所教誨也先生告世子曰世子年至古人志

學之年爲學以立志爲先云明年有虜寇有嶺
南號召之命寇退上疏陳政弊仍進私利偏邪
之戒八年拜吏曹參判不就上疏曰 殿下不
忘危不忘亂不忘亡然後可以盡君道廷臣能
忘其身能忘其家能忘其私然後可以盡臣道
上曰以卿宿德大老每欲同朝而不可得豈寡
昧誠薄之致也欲以卿爲上下矜式教訓世子
不欲責之以職事十年又拜大司憲不就時李
貴崔鳴吉等言 章廟追尊之議先生上疏言
追尊之非禮曰以孫繼祖繼絶之常道云十二

年又拜大司憲不就其五月有 仁穆大妃之
喪上疏言亮陰之中克養至德建立大本以爲
祈天永命之本明年七月仁政殿震先生上上
震下震十六卦陳修省之戒十四年特加資憲
尋拜工曹判書又辭疾時以 章廟祔廟之禮
爭論者皆得罪先生上疏曰 殿下於所生所
以致孝者旣盡矣而人且疑其過於禮也況入
廟在古無可據之禮此欲孝而傷孝欲仁而害
仁也 上不諭又明年拜右參贊不就十六年
拜知中樞有 召命禮意甚至先生至中路上

疏辭疾 上賜之藥物先生又上疏謝仍言朝
廷不和之弊累百言有曰宇宙間一道理而已
善惡各一類邪正各一類是非各一類善惡邪
正是非未聞並立並作並行而此道此理不悖
者也 殿下之所建極者未盡而群下不得會
其歸也其十二月有南漢之變先生以爲行朝
阻隔命令不行通諭州郡父兄各舉兵勤王又
出力以助餉十七年二月聞南漢解圍先生辭
先人之墓入立嵒山居立嵒在東海上改名立
嵒曰立卓嵒蓋寓意也七月命門人製深衣九

月壬申先生歿于晩勗齋年八十四前夕大雷
雨山崩川水溢訃聞 上爲之罷朝巷市二日
使本道庀喪事乙未發引返故山從柩之士五
百餘人 上特賜祭十二月癸酉葬于金烏山
下吳山之洞東向之原前夫人鄭氏贈叅贊适
之女早卒有女一人婿叅奉朴晋慶後夫人宋
氏忠順衛琤之女先先生八年卒無男取從弟
顯道之子應一爲後爲大司成晋慶生五男憯
愰悏憕㥠愰縣監又三女婿任景尹李垷曹夏
英垷敎官應一生三男錄鍵鋌錄別坐鍵持平

先生發臨皐川谷金烏皆推祀之不知嵒立嵒元堂皆有祠　孝宗六年經筵官吳竣白上追爵左賛成後三年經筵官吳㨗緯又白上加贈領議政命太常賜謚曰文康道德博聞曰文淵源泜通曰康先生沉潛渾厚之積崇深博大以韜晦自隱為貴既學廣而德備近而心術人倫之則遠而萬事萬物之宜推至於上天無聲無臭之極無所不究和而成德仁以利物利物莫先於惸獨故曰矜鰥寡恤孤獨天地之大德吾心之全體也又曰天地間事無非人事之所當

爲者其戒曰虛爲萬實之府靜爲萬化之基貞
爲萬事之幹謙爲萬益之柄儉爲萬福之厚
仁祖時先生召至京師相國李文忠公見先生
問時政先務先生無他荅但曰有一言今者國
之大患在疑相國退而語人曰賢乎可謂善於
相時者也時功臣等暴得大權心畏惡所忌者
皆殺之士大夫重足仄目人心大壞先生引對
進言多此意也先生所著述甚多而雖家人子
弟亦莫之知也如易學圖說圖書發輝易卦摠
說經緯說晩學要會宇宙說先生歿後乃出又

有宇宙要括錄疑俟質耄戒文集諸書其銘曰
博達之學利物之仁深厚之德邃而通和而敦
儼而翼嗚呼可以權可以動可以式

戶曹判書金公神道碑銘

公諱世濂字道源姓金氏其先本一善人三世
祖弘遇永柔縣令祖孝元事　宣祖重於時貳
於當路者斥出爲永興都護府使卒父克鏈通
川郡守母陽川許氏弘文館典翰鎬之女也後
公既貴推　恩府使府君爲吏曹叅判郡守府
君爲吏曹判書許氏爲貞夫人　皇明萬曆二

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公生我 宣祖二十六年
也自為兒時端重有儀才藝卓越名譽早著二
十許夫人歿既三年選國子兩試其明年擢甲
科第一人為禮曹佐郎兼侍講院司書俄入玉
堂為修撰知製敎丁巳為司諫院正言當光
海九年有廢 母后之議起公斥劾其主張者
得罪竄郭山一年遷之江陵又一年釋之許任
便居住者五年 仁祖既反正以修撰召之尋
陞獻納復入玉堂至校理甲子以編衣廉察湖
西以父憂去既除喪為校理移司憲府持平皆

不就後復以校理遷獻納 賜暇書堂丁卯之
亂 上出幸江都 命體相李公元翼從 王
世子至全州公以從事在軍中聞祖母鄭夫人
歿而奔喪體府許以所乘馬遣之後當路者以
為奔喪不得乘傳不許銓薦領議政金公瑬知
經筵鄭公經世白 上上怒以為排抑異己其
沮毁者皆黜之後復以修撰召之公上疏自言
犯律 上曰此陳三之疵也 召之不已不得
已入謝猶力辭仍稱疾還鄉里凡三召以副校
理入謝累遷政府舍人復以繡衣出湖南 啓

陳民情政弊 上特蠲逋租以寬民還為副應
教時功臣等爭言 章廟追崇事諸言不可者
皆斥去公與諸學士上劄力爭俄改執義辭曰
天威日嚴大小戰戰莫不寒心自古安有否隔
如此而國不亡者也斥臣鶩外云云 上乃止
三司竄逐之 命時朝廷以虜為憂方議築城
江都分遣御史兩湖嶺南諸道試諸生令不才
者從軍又有棄清北之議公上疏曰國家失百
姓心在此歷數言之又曰人心離而大勢已傾
殿下雖有十丈之城百萬之衆無益於勝敗之

數羣臣爲此計者過也　上下其議廷議多右
之者以故其事不行有功臣李貴自薦爲吏曹
判書公啓　上曰臣聞客有求一官於貴者貴
心薄之欲啓其人自衒之恥貴亦恥之安有堂
堂盛朝以貴之所不爲者待貴也　上爲安李
貴斥公爲玄風縣監至縣立學規修鄕約法條
制詳密逾年邑大治有宰相白　上上賢之令
上其條制頒行四方乙亥有上變者連累及公
上卽釋之其年以疾去歸邑人至刻石不忘其
惠云丙子馬島副官平調興與其主不相能

日譊怨於其國仍搆釁我者百端關白要我遣
使以試釁朝廷以公為副使如日本海路五千
里至其國都關白大悅禮之上堂治道等館供
帳甚厲令其貴臣問官制服色事仍與語詩書
仁義之說頓首謝曰海外之人乃今得聞君子
之言其贈遺皆不受關白以供館供帳之餘具
黃金百七十鋌辭曰饋贐受之至金絕河投之
淺水曰示我無貨取而已毋令有用者無用後
馬島收其金乞代歲給布一萬五千使還 上
新從南漢歸矣公以司諫 特進通政出為西海

道觀察使明年入爲同副承旨移兵曹參知兵
刑二曹參議已卯再爲吏曹參議副提學復爲
政院辛巳乞養爲安邊都護府使一年爲本道
觀察使其俗雜胡羯易怒易叛守令率武人多
不法民怨之公乃申明大同法令科輸毋濫而
其邊道欠積久流亾左多收郡縣粟不入會計
者又出營儲萬一千六百以償之其餘驛閭悉
除之增損鄉約頒行郡縣聚士府學親勸學藝
選於列邑得優於學者以教郡縣士練武卒治
器械以爲緩急之恃甲申移關西觀察使西方

多事民不堪命請於朝得三千金五千斛穀以寬民力使繼至其傲暴我多無狀公待之無所失亦不以賂遺驕其心彼亦畏憚之不得恣耶欲平壤置養蒙齋以大亂初定尤以養士為先乙酉入為大司憲兼弘文館提學尋以都承旨上甚倚任之擢為戶曹判書於是大禁郡縣防納公素多病羸瘵西界勞悴四年前年長子翊相死疾仍劇卒丙戌正月十七日年五十四其四月葬于楊州南楳袭之次後二十年改葬州北姑母峴西南之壠公好凝重動止有法臨事

詳愼無疾言遽色明於體要事簡而民易從朝
野重之其在　經筵啓發聰明敷陳義理委曲
的當相國遯稱之曰眞學士也鄭公經世亦曰
論人物爲當代第一云晩年尤致力於經學自
修身謹行推至於敎民正俗又本之心術之要
考之行事而可見禮所謂夙夜儆戒秉德不回
者也樂觀書文章典雅尤長於詩嘗斥居東海
上自號東溟有東溟集六卷前夫人文化柳氏
發而無子後夫人柳氏亦籍文化一贈兵曹參
判戍民之女生三男二女男爾相彌相儁相壻

二人李嘉雨申昌皆名家子其銘曰
溫恭慎德以篤愷悌觀其行也直道不回通塞
不貳觀其定也周聞令善犯而不隱觀其敬也
秉禮制義遠人向服觀其使也寬力教衆民樂
慈惠觀其理也
貞夫人柳氏籍文化高麗大丞車達之後也至
本朝有議政寬議政四世有昌平縣令瑋縣令
生 贈兵曹參判成民於夫人爲皇考妣貞夫
人李氏延原府院君光庭之女也夫人端厚慈
仁婉而重人不見喜怒事舅姑盡承順奉祭祀

極潔誠躬行節儉不事奢華教家正家皆有法
度動合禮義通文詞亦不以文字示人仁及宗
族一門歸心至於財用之節必量入以爲出常
有嬴餘公爲朝重臣三任方面貴至九卿夫人
戒飭愈謹無一以貨賄累公者外祖延原家法
甚正夫人之賢能服膺不怠恒言必稱外家家
訓公既卒夫人敎養二孤訓戒必嚴言語必愼
容止必端自孩提有識習以義方亦必擇師而
就學以至成立皆夫人之敎也其敎曰汝之先
君臨下必嚴與客須容必有禮對客未嘗戲謔喧

諱歷舉所親善者皆一時名流曰汝亦擇人而
交必如汝先君之友善及儁祖以前任弘文修
撰出安岳夫人七十九臨紵戒之曰居官廉謹
爲第一務一事不謹人之慢忽兼之甚可懼也
務凝重戒輕躁禁奴僕嚴內外律己不謹刑罰
不足以畏人也又申之以興學敎士其明年夫
人卒臨卒亦不以死生動心曰此命也命侍者
治初喪之禮移正寢而卒夫人生於我 宣祖
三十五年八月六日卒於今 上七年五月二
十三日後公三十六年爲八十其八月祔葬善

乎可謂女中君子而高年考終無非天道之報
也

忘憂堂郭公神道碑銘

公諱再祐字季綏姓郭氏玄風人成均司成之
瀋之孫黃海道觀察使越之子母晋陽姜氏嘉
靖三十一年八月廿一日公生器識過人好讀
書二十七從先大夫如京師有相者見之曰當
作巨人名聞天下三十四擢庭試第二名以所
言忤　上意命盡罷一榜及第明年先大夫歿
既卒喪因廢舉子業釣於江上壬辰之亂賊連

陷諸城長驅旬月犯圻甸　上西幸公傾財募壯士起兵於宜寧先據新繁栗守要害連戰連克亦不以斬馘為功以初起兵兵少賊強設為奇兵得勇士數人與公皆絳衣白馬誘賊追我匿入林麓人各出沒山上閃忽疑惑詭謂曰天降絳衣將軍伏兵亂射賊大驚亦謂飛將軍不敢近公所領兵皆鄉兵烏合不習技兵又怯於攻戰公每戰必身先士卒以激衆心以故衆皆出死力十戰十克遠近響應時以巡察軍常退守多不快於公及與兩湖諸將勤王兵潰奔還

召兵諸郡縣擾亂人心益不快義兵思欲散去
公發憤罵曰睟可斬因數其八罪欲移兵先擊
之巡察嚴兵自守一以狀聞一移招諭衙門欲
捕囚以聞金公誠一謝曰某果有叛謀彼方據
兵非一力士可捕若無叛心一書足以開悟乃
移書責之曉以逆順義兵將金沔亦譬曉之甚
力公復書謝曰公 上之所遣公之言乃 上
之言敢不從衙門即 啓上某為國無它意因
陳戰捷狀 上不問下教褒其義兩軍之難解
公雪涕勵兵曰擊賊兵勢益張於是玄靈昌屯

賊悉燒倉粟兩道江右農桒晏然 上下諭嶺
南士民恨聞名之晩也初賞爵四各道察訪後
改刑曹正郎尋陞折衝將軍連爲星晉二州牧
兼助防將陞防禦使諸義兵皆屬焉時賊屯兵
海上體相李公元翼令治嶽堅等石門欲悉衆
一戰請錫元兵以爲聲勢公曰今日之勢不如
修城池務積儲待彼而動猛虎在山則威在野
則怯天兵在湖路猛虎在山之勢也秋賊大至
等石門未完移守火旺令諸將士曰愼毋與戰
堅守而已賊不得戰相守一日一夜乃渡江西

屠黃石進陷南原於是列城皆潰體相念兵必
守城危令下兵公不從城守益堅尋以母憂去
上累召起復終不起明年賊酋秀吉死而諸賊
兵撤歸公避地東界之蔚珍守喪三年父子作
業以販賣旣除喪　召爲察理使按南邊仍爲
節度使啓請脩島山城具陳戍守形便朝廷不
從公上疏言時事卽棄歸大司憲洪汝諄論以
潰慢付處靈巖一年　上釋之公遂入琵琶山
中辟穀導引學神仙之術　上復召爲察理使
等天生城仍爲善山都護府使不赴拜安東大

都護府使又不赴冬陞嘉善大夫行龍驤衛上
護軍後復以察理使改同中樞還右尹皆辭不
至光海元年復爲嶺南左節度使明年爲水軍
統制使皆不起適有 召命夏至京師以副摠
管遷左尹尋拜咸鏡道觀察使時李相國謝病
杜門公直入見相國曰將相和調則内外一體
今相國杜門吾且去矣三上疏遂去歸光海宣
諭者再而終不至四年爲湖南節度使不起其
年光海殺永昌公上疏言不可殺不報後五年
公卒萬曆四十五年四月十日年六十六光海

賜賻吊祭如儀命立傳其八月某日葬于玄風縣南仇知山郭氏族葬明年鄉人爲之立祠貞夫人南山金氏曾南冥先生外孫也生二男二女男瀅活壻辛膺成以道瀅生汝檜汝榗活生汝植汝梓汝樞汝松辛膺生東望時望成以道生爲江萬河公又有側室子二人灘沐公平生非信不晠非義不爲身當大亂率勵義士誓心伐賊忠義著於四方旣事平又不以功名自居遺世遠引以盛名患害不及焉公棲息之所鷲山倉岩邑有忘憂亭銘曰

慶名難居成功尤難知微知彰哲人高蹈確而安

右參贊淸川君韓公神道碑銘

公諱準字公則別號南岡姓韓氏本上黨人上黨之韓出自箕子箕子氏世襲爲馬韓子孫居上黨稱韓氏高祖淸平君環曾祖　贈承政院左承旨弘𪼛祖　贈吏曹參判鎭父敦寧府正贈議政府領議政琅城府院君守慶母貞敬夫人柳氏籍晉州掌隷院司議祖誼之女也　世宗皇帝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十二月一日公生

其末年我 恭憲王二十一年丙寅登第補成
均學諭庚午入翰苑壬申陞待教癸酉以奉教
轉刑曹佐郎甲戌改兵曹佐郎乙亥移禮曹復
為兵曹 仁聖大后之喪奉 教書銘旌及立
主又書之陞刑曹正郎丁丑改兵曹遷司憲府
持平累轉復為持平尋陞掌令以疾遞授宗簿
寺僉正有巡撫湖南之 命還拜司諫院正言
己卯以成均司藝陞司成錄玉堂明年加通政
出為穩城都護府使政清得吏民心諸藩胡皆
悅服 年以承旨 召還父老皆涕泣而藩胡

諸酋長追出境皆羅拜曰厚德無以報其年又
出爲義州節儉修廢政務蓄積府庫充溢至
累巨萬時有頒詔使者来遠迎使李珥見而多
之以實白 上上嘉之 賜表裡以賞之及恭
以治理仍任者一年甲申入爲戶曹參議以不
悅於當路者連備擬晉州順天湖西南二省
上以爲久勞於外復入政院乙酉以都承旨改
判決事後連按两湖湖南時特加嘉善戊子賀
聖節既使還出按海西西邑有鄭汝立上變事
公特加資憲以知中樞仍任之尋遷右參贊

賜推忠奮義協策平難功臣號封清川君時有
二子同榜進士設聞喜宴 上在慶會樓望見
燈燭光問之卽令中貴人宣醞寵待之如此有
王子專山澤之利居民失業者多怨公極言其
不可三啓 上乃許左相柳成龍欲薦爲銓曹
爲首相所沮壬辰有倭寇國家昇平二百年卒
有亂州郡尾解尚忠二州連敗陷沒公白 上
大徵四方兵勤王於是 上西幸冊光海君琿
爲世子監國分遣諸王子順和君珒出關東公
受 命從之至永平 上命追至 行在所至

平壤加正憲賊既遁平壤 上幸寧邊世子出
江東公以賓客從世子 上令之從 上而急
政院不及傳至陽德乃始聞有 命追至義州
上謁請罪 上還遣世子所癸巳冬退公爲漢
城府判尹 上特遣公奏收復平壤賀平寧夏
仍請善後事 帝許留劉綎兵五千䇿事勑我
王世子同戶兵曹前往全慶摠理軍事公以戶
曹判書乃行甲午既復命以父母年老避亂江
西乞行見 上令其長男汝淑爲龍岡以便養
乙未又遣公奉表謝仍請冊封世子 帝不許

公在道疾甚 上遣太醫問之旣復命疾益沉不復仕者六年庚子春先府君歿明年十月某日公卒春秋六十太夫人八十二訃聞 上爲之罷朝巷市二日其年某月以禮葬仁川之桂谷從先兆之次公長大有威儀重厚寡言一時稱長德巨人性不喜交遊歛避聲勢好儉約勤已任職夷險不貳鶴峯金誠一擬之山嶽云貞敬夫人崔氏完山君寗之後而中樞府都事貞秀之女也先公六年某月某日卒而葬於同原生八男二女男僉知中樞汝淑倉守汝澂刑曹

佐郎汝鈗戶曹正郎汝渝市令汝澈禮曹判書
汝溭副司果汝濟鎮岑縣監汝泂壻二人僉知
中樞尹起聃儀賓府都事金仁龍側室二男僉
節制使汝泌武擧人汝泓又三女崔承緒金得
賢妻縣監沈挺世妻其姉妹之次為人妾者為
中女僉知無子以從子楙為後楙縣監生三男
三女男五相五弼皆早殀五相 贈注書少男
泰相出繼壻辛晌洪萬始宗室清平君詮五相
生垧亦早殀無子以堂姪子埏為後倉守有慶
出子栻栻生五岳五明五明武科佐郎二男二

女男休休係休府使壻李惟聖承旨黃淮綵奉休
生舜相生貢有三女壻李耋生貢李寬命進士
尹挺獜保無子所後子泰相也舜相生載正郎
三男一女男梲穛榏梲司議穛武科壻金埥縣
監有廉出子格出繼梲三男三女男五徽變相
命相壻承旨鄭繼胄宗室綾平守信權大均五
徽無子夔相出繼穛生遂陞陞遂生貢命相生
増埥堪榏生五翊早妖無子壻崔基峻南翊翊
進士市令一男二女男彬壻崔道源沈之濦之
濦縣監彬四子五福五章五喜五王五福二子

量重判書一男二女男槵壻沈靖尹琱琱司評
庶出子樸武科折衝槵生五奎五奎生塾生貟
尹琱生世章郡守司果無子有一女壻蔡鄭後
進士縣監三男三女男楙為伯父後栩樽樽進
士壻鄭侙成燂宗室嶺陽君儇栩五子定相進
士應相有相得相任相壻李經淳三壻尹以弼
梁昇鄭璹昇生貟定相生坫墳應相生埏為五
相後金都事三男一女男震海起海濟海壻尹
塏僉知震海子益昌文科縣監尹僉知二男一
女男浣淳淳宣傳官壻柳琳統制使僉使繼後

子格格三子致相就相義相汝泓一男一女男
樑壻柳培崔承緒一男四女男喆壻鄭基泰文
科尹瀷宗室忠陵令吉元柳以華金得賢二子
昌壽重壽沆挺世妾無子銘曰
魁才長德邦國之傑許身駈馳匪躬之節勤銘
彝鼎良臣之烈

贈左叅賛羅公神道碑銘

公諱緯素字季彬姓羅氏羅州人羅氏自高
麗上將軍富至工曹典書珝最貴大男公彥
克俊有功官至典農正[illegible]有典涓直長逸

孫其後有司憲監察 贈左通禮睚尼山縣監 贈
左賛成士忱以善行聞 中宗世旌孝子之閭於
公為王父父諱德峻受學於鄭介清先生以才
學發聞己丑禍作左相澈為禍首先生旣竄死
漠北以門徒郭子并流石幕之北南北二千里
事解除司圃別檢斗巖金相國薦其賢擢拜報
恩縣監殁追爵户曹叅判母長水黃氏治平相
翼成公喜之六世孫而 贈判決事顯之女也
萬曆十年公生生十二毋殁後十一年父殁又
未沒喪而繼毋殁公旣孤苦力學光海八年補

國子生員後五年試士三南公以壯元直赴及
第 仁祖元年再試光海末科公以丙科由秘
書陞秋官佐郎出為玉果縣監五年黑漢陷我
兩西兵食急相國李文忠公為體察使召公問
計仍令募粟甚多當議賞公辭曰資人之粟邀
己之功無義也相國多之秩滿以考工佐郎陞
地官正郎兼記注官八年以直講轉司藝尋出
為林川郡守十二年以春官正郎驂太常僉正
後連為尚衣司僕正十四年為豊基郡守十九
年為原州牧使二十三年復為司藝尋陞判校

兼編修官改太常正後四年陞通政爲密陽都
護府使明年謝歸又明年爲慶州牧使三年公
已七十歎曰年已老矣官亦休矣遂決歸寧水
錦湖上曰岦雲亭在先壠之下有深松脩竹長
江沙渚瀰漫其外郊原往往有古木墟烟上下
百里公日遊處自娛初㦤敗南人爲鄭氏立祠
以祀之時㦤黨復用事白 上毁其祠公旣作
落於世咄咄曰生此世甚慚公例援西樞以大
年至同中樞皆不就八十五卒訃聞 上賜弔
賻如儀葬榮山東向之原以長男禑寧國原從

推恩追爵左參贊貞夫人李氏籍陽城府使
瀞之女治家教子孫稱女中男子公卒之後年
正月夫人歿年七十六祔葬同原有三男袝户
曹正郎襸繕工僉正袗義禁府都事又有三女
壻生員金晩壽士人李翼鍾縣監鄭岐壽禑生
斗十三司贍直長斗章 孝陵參奉斗三有男晩
相壻二人李晥李瀠參奉襸壻三人鄭德祥睦
昌遇權顗昌遇郡守無子以兄子斗章爲後袗
生斗春斗夏斗秋斗冬壻四人尹尚績教官李
萬植進士李龍徵高可賓晩壽有二男四女男

成家萬鍾有二男徵善徵獻岐壽有一男四女男重元進士內外子孫三世五十餘人公溫恭敦厚善於宗族交友不喜循俗善柔通籍三十年不樂於朝爲州縣二十餘年以壽考閒暇江湖八十五年三男皆在仕列衻襻連爲近邑奉養之備鄉里稱之以爲積善之報公旣早失父母終其身不去丘墓每見新物必薦墓或言非禮之禮公曰寧失於厚得盡於心疾病戒其家人曰時已七月宜薦稻吾新薦畢矣羅氏爲羅之大族自上將軍子孫不出鄉至今四百年忠

言其狀沮者罷而薦亦寢甲申爲吏書佐郎以
繡衣出北道條上不法廢墜積弊悉罷斥之乙
酉爲獻納有妖醫李馨益者挾方術治 上疾
公論以不敬 上怒斥爲務安縣監明年擢重
試第三人拜太僕正戊子以司諫陞同副承旨
尋陞右副其年出爲黃海道觀察使時北使繼
至須索無藝公絶不許一不以恐喝折約禮節
不愆彼亦畏難之後使者來入境必先問公去
留 孝宗二年辛卯爲左副承旨奉 教書
往勑王冊肅寧殿上徽號題主陞嘉善秩以

京畿觀察使移關西省西路大飢又有北使來
而財幣竭以便宜出管餉積儲又移江邊粟民
無捐瘠財用大饒有大臣從西來者以實白
上上嘉之丙申爲都承旨有徐忭者上變告
上弟獜坪大君婿公亦在告中公之妹爲大君
夫人故也有一二樂禍者實陰嗾云 上知其
詐以爲出於朋黨相仇 召見公慰諭之其上
變者與知謀者皆被死而公猶恐懼不敢出上
疏自陳 上曰迺不信予言乎勉起之尋以母
病辭遞公既不遇於時自此益無進取意丁酉

特拜大司憲時賈人有生事於彼者查問使者
來執法之長交同按此事 上難其人有是命
己亥又按畿省方 大行在殯有因山移作之
事財力已匱而役民急既伐石治材大役已具
公發舟車衆力百役畢務功力省而民不病臨
事善謀周慎詳密能使人安於趨令無一犯科
失期者笞箠不用民德之畿輔有惠澤碑庚子
復出爲開京開京風俗逐利慣伎好訐訐爭相
訟公一治之以法設大禁以防之止使來者皆
以大都貨物殷富徵索倍之公不聽一如西路

事例以為令式間井吳知公去而百姓立去思碑萬曆間伯祖判書公為留守崇禎二年先觀察公為經歷後三十年間公再為留守有吳氏三世碑乙巳為刑曹判書掌令金益廉造言詆劾頗無狀大司憲鄭知和不從而引避下其章甚悉 上以益廉所為不正命遞其職公亦上疏力辭不出後再為刑曹皆不出戊申北使來公為儐前年國家聽用事者言繕治慈母城約條所禁而丙子克我南漢既夷其城者也使者問知之求見城甚急公辭曰其地虛郭固無為

除途修館迎勞有禮今者引入在道非儐者職
也使者適止庚戌爲户曹判書又辭不出正言
洪億受人指欲劾之諸僚不從而億反遠職時
用事者以 上尊禮以聽之威福人已二十年
入入仄目畏事之公恥枉已而循人一不與相
見爲禮其客在三司者爭攻擊以媚悅如此其
二月祔 神德太廟以題主陞正憲八月辛亥
公卒公生於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庚戌春秋六
十一 訃聞 上爲之罷朝市二日 命禮官
賜祭十一月癸卯葬高陽𦹀月岡先隴之東公

敦厚慈惠其事親處昆弟忠愛克順各盡懽心
謹祀事睦宗族與朋友交皆可以觀其仁公家
世甚盛諸父昆弟諸甥姪黼衣乘軒者十餘人
一時榮之而公常以滿盈為戒敎家必以仁愛
篤行有過亦不加訶責使之自改至僕隷下賤
亦不以罵詈加之務盡恩信以及鄉黨隣里公
秀而雅居處整齊不見惰慢能使人可親而不
可狎口不言人之過聞一善則喜之若在己與
人無玩媟雖其人不可亦無矯戾之氣樂讀齊
魯語孟氏書終身不倦內植益堅未嘗對人談

經善草隷亦不以才藝誇人性好恬靜官位已
盛澹泊如寒士見世道日亂知不可爲而不去
曰我世臣義不可去也無事則時與親愛數人
登宅後山石佳處間暇蕭散以自暢公歷仕三
朝通籍三十餘年歷官承文院正字博士太常
直長成均館典籍直講校書館校理侍講院文
學輔德弘文館副應教太僕正議政府舍人兵
曹吏曹佐郎正郎司憲府持平執義司諫院正
言獻納司諫春秋館至編修官戊子以後承政
院同副右副左副都承旨掌隷院判决事禮曹

叅議刑曹叅議叅判判書兵曹叅知叅議叅判
吏曹叅判司憲府大司憲司諫院大司諫工曹
叅判判書戶曹判書漢城府右尹左尹判尹中
樞府同中樞至知中樞都摠府至都摠管義禁
府至知義禁 書筵為右副賓客 經筵春秋
館為同知事補外以獻納出務安縣監任方面
黃海平安京畿等道觀察使開京留守或一再
或五六治績尤多三為京兆為政廉平公既卒
都民艾老多歎息追思不已公歷敭顯要貴至
上卿不立尺寸為子孫業及卒家無甔石之儲

客皆哭失聲相吊貧交遠屬聞訃來哭有千里
而至者貞夫人丁氏籍羅州觀察使好善之女
生七男始泰始益始昂始謙始震始恒始萬始
泰郡守始益郡守始謙縣監始震奉事始恒備
邊郎始萬持平二女一人適士人鄭宗祥一人
適參奉姜碩臣又有側室男始有女一人適幼
學金烶銘曰

利澤博於惠善慶篤於仁盈而能謙貴而能貧
世其德以裕其後人

記言別集卷之十六終

